

中學校用

第二冊

共和國
教科書

國文讀本評註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共 和 國 教 科 書
中 學 校 用

許國英評註
蔣維喬校訂

國文讀本評註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版

中學校用
(三七八)

共和國教科書
國文讀本評註四冊

第二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評註者 許國英

校訂者 蔣喬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三二四五上

(1)

中學校教科書 國文讀本評註第二冊

目次

第一	管仲論	蘇洵	一
第二	王猛論	侯方域	四
第三	李郭論	張耒	七
第四	養竹記	白居易	九
第五	獲麟解	韓愈	一一
第六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一二
第七	陳將軍二鶴	侯方域	一三
第八	蝸蝻傳	柳宗元	一六
第九	邊城	魏澹	一七
第十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一九
第十一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二二

目次

一

- 第十二一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二四
- 第十三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李白……………二五
- 第十四 荊潭唱和詩序 韓愈……………二六
- 第十五 感遇 錄三首 張九齡……………二八
- 第十六 送秦中諸人引 元好問……………二九
- 第十七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三一
- 第十八 阿房宮賦 杜牧……………三二
- 第十九 滄浪亭記 歸有光……………三五
- 第二十 滄浪亭記 蘇舜欽……………三七
- 第二十一 五柳先生傳 陶潛……………三九
- 第二十二 蘭亭集序 王羲之……………四〇
- 第二十三 伊尹論 蘇軾……………四二
- 第二十四 東籬記 陸游……………四四

第二十五	煙艇記	陸游	四六
第二十六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四八
第二十七	爲人求薦書	韓愈	四九
第二十八	三國論	蘇轍	五〇
第二十九	論項籍	蘇洵	五三
第三十	鈞鐻潭記	柳宗元	五七
第三十一	鈞鐻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五八
第三十二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六〇
第三十三	論魯隱公	蘇軾	六一
第三十四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六四
第三十五	種麻篇	何景明	六六
第三十六	項脊軒志	歸有光	六七
第三十七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六九

- 第三十八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軾……………七三
- 第三十九 超然臺記 蘇軾……………七五
- 第四十 寶繪堂記 蘇軾……………七八
- 第四十一 家譜記 歸有光……………八一
- 第四十二 竹江劉氏族譜跋 王守仁……………八四
- 第四十三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八六
- 第四十四 平邊策 王朴……………八七
- 第四十五 讀江南錄 王安石……………九〇
- 第四十六 獄中雜記 方苞……………九二
- 第四十七 江浙兩大獄記 全祖望……………九八
- 第四十八 先妣事狀 歸有光……………一〇三
- 第四十九 瀧岡阡表 歐陽修……………一〇五
- 第五十 祭十二郎文 韓愈……………一〇九

第五十一	義田記	錢公輔	一一四
第五十二	進學解	韓愈	一一七
第五十三	天說	柳宗元	一二〇
第五十四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一二三
第五十五	毛穎傳	韓愈	一二五
第五十六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一二九
第五十七	齊處士言	袁皓	一三一
第五十八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一三三
第五十九	器物銘	王禕	一三五
第六十	崇安新置社倉記	朱熹	一四二

中學校教科書 國文讀本評註第二册

第一 管仲論 管仲名夷吾春秋時相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史記有管晏列傳管書名管子

蘇洵 註見第十三册

管仲相桓

按原本桓作威因公名小霸諸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攘戎翟攻燕狄攻衛攻邢故

桓公 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刁易牙雍人皆桓公佞臣豎者名

善烹調者名 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潘三懿孟一孝公昭二昭公 其禍蔓延訖

至簡公為田氏所弑復三傳而姜氏滅 齊無寧歲及死後頓衰甚簡明 夫功之成

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出下文議論

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名牙而得用 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

方而曰管仲妙開出後面文字 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

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 有仲尼

而後知去少正卯孔子為魯司寇首 彼桓公者何人也願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

仲也。○勤定管仲之罪。只此一句。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

○展一筆。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管仲病甚。桓公問誰可相。桓公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又問開方。仲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又問豎刁。仲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見史記齊世家。

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宿筆。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淫不絕乎耳。色女不絕乎目。○甚多。非令主欲。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

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筆。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漢王陽得官。買萬彈冠相慶。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束縛桓公之手足耶。○問切。

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展開一筆。故揚仲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再展。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數其罪也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以上切實。仲中間之使桓公。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轉入正面。為仲立說。此句是一篇柱義。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仲既薦賢。則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雖不言三子之非。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管文

重耳。繼桓公。霸諸侯。其臣狐偃。趙衰。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孫。左傳稱其不君。之虐。不如孝公

當時尊為盟主焉。

當時尊為盟主焉。

其臣狐偃趙衰又皆不及仲靈公傳稱其不君之虐不如孝公

當時尊為盟主焉其臣狐偃趙衰又皆不及仲靈公傳稱其不君之虐不如孝公

當時尊為盟主焉其臣狐偃趙衰又皆不及仲靈公傳稱其不君之虐不如孝公

當時尊為盟主焉其臣狐偃趙衰又皆不及仲靈公傳稱其不君之虐不如孝公

當時尊為盟主焉其臣狐偃趙衰又皆不及仲靈公傳稱其不君之虐不如孝公

當時尊為盟主焉其臣狐偃趙衰又皆不及仲靈公傳稱其不君之虐不如孝公

之願以寬厚稱於時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

盟主者百有餘年歷襄靈成景厲顯失諸侯悼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

晉有趙韓中行魏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謂一敗之後彼獨特一管仲而仲

則死矣有○跌宕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推開一筆與前天桓

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桓公能用仲即能用仲所薦之仲之書

指管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人名桓之為人且各疏其短仲曰桓公問鮑叔

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又問仲曰鮑叔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說實

能為信默無已其身死乎形得生哉仲卒十月顯朋亦卒詳見管終喟然歎曰天數也

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指顯朋○按此句上疑脫

顯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言既無可託又逆知顯朋之將死皆虛誕謾不足言吾觀

史鮪字人魚以不能進蘧伯玉之名璆衛人而退彌子瑕衛人故有身後之諫史鮪仕

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死無以成禮置尸屬下靈公甲怪而問蕭何漢高祖

且死舉曹參代蕭何以自代蕭相國病孝惠自臨視因問曰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

臣死不恨矣。何卒。參代為相。舉事無所。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以上引兩賢者變更一遵何約束。世謂之矯規曹隨。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去聲。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掉尾冷峭有神。以上結出正意。

第二 王猛論

王猛字景略。晉魏郡人。好讀兵書。識度宏遠。桓溫入關。猛見之於破燕入鄴。秦業大興。遂

侯方域

字朝宗。明李商丘人。崇禎末。持南都清議。與逆閣餘黨相搏。工詩文。詞有壯悔堂集。

唐荆川

名順之。字應德。荆川其號也。明萬歷朝武進人。於學無所不通。為文汪洋迂折。一時稱大家。著有荆川文集。

曰。王猛者。苻堅本氏

洪之孫。苻健之從子。設健子生而自立。任用猛。遂滅燕。降涼。分代之海內大賢。是謂前秦之盛。後以伐東晉。敗於淝水。不久即亡之。謀臣也。此可謂得

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謂南北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猛見桓溫有興晉之志。及後任用於秦。常

以不伐晉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忘不能忘晉。蓋識大義者也。○以上引

荆川先生語。提起王猛。以大義二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字孔明。輔漢先主。成三分之業。封武鄉侯。又

蜀後主。始終以討魏興漢為主義。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

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為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為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同捨

亮而論猛。以上尋出諸葛氏當猛之隱於華陰。華山初隱居也。姚氏石氏。姚氏石氏羌種由大

種滅劉曜稱趙帝是為後趙。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輔助也。以為是氏羌僭竊

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也。逮夫桓温入關。東晉穆

率師伐秦。大破秦兵。進至霸上。國秦主苻健於長安。不能下。引還。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衣也。而謁也。請見捫虱。虱名。能

衣服垢敝。則生虱。而談詎偶然哉。猛初見温時。捫虱。温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既而曰江

東無君比也。温贊蓋温且心折於猛矣。乃温還而猛不從。何歟。展開嗚呼。猛英雄

也。温亦英雄也。見筆力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温。則温必大用。猛然

而温欲篡晉。温後廢主。其從之則苟或。有雄略與從子攸往歸之。操與語大悅。曰。吾

之子房也。軍國事悉以咨之。及操求為魏王。或曰。曹公本與郭嘉。字奉孝。三國時穎

義師。不宜如此。操心不平。因表為侍中。或知操意。飲藥死。郭嘉。字奉孝。三國時穎

見論事。因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之下。謂從温。温則識者也不從温。又必殺

表為司空。祭酒。屢從征伐。有功。未幾卒。之下。見又在温。温則識者也不從温。又必殺

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温。温亦不難於舍猛。温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

温篡晉亦温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以上言猛之見温而又不從

而能途不知英雄出。晉偏安江左。江南時僅有一桓温。足以有為。而又不可以從。承大

軍一還。彼崤澗函谷。南有澗池。今河南省永寧縣北。西接陝州。東接温池。水名。今河

處。今河南靈之間。豈復去聲。尚有奉正朔。奉晉所建。襲冠帶。用晉代之日哉。其出而相

去聲。如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筆含蓄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疆界。啓宇。開拓勳績

爛然。勳績猶言功業也。爛然。光采照耀說者以為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

如。寬足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

願無以晉為念。猛疾萬時苻堅問疾。猛以此數語答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為猛

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揮高視闊步。壯悔之心。事根大義。一語發然則猛盡并不仕秦。

一再進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諸葛孔明誠子詩云。澹泊不及即其治秦

也。亦以英氣。猛蓋英氣。才為之。而多不可耐。謂性躁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

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非以上提出亮與猛不同處。

相。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為晉難去聲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

晉。然則當猛之時。可以為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

晉是則吾之所謂識大義者也。○以上新定作結回應

第二 李郭論

李光弼及郭子儀也。俱唐安史亂時有功。上將方弼度使與

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肅宗朝拜節度使代宗封淮度既而復起
穆子儀華州鄭人用兵有威信為魚朝恩所譖罷節度
征安史有功封汾陽郡王單騎退回紇軍強藩田承嗣
嗣怒風而拜其見信於人如此賜回紇父卒諡忠武

張耒

州字文潛宋淮陰人雄於文辭尤長騷賦以直龍圖閣知潤

雄曰強有力傑曰特異好去聲亂之士可伏使之屈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乘其不及以匹

夫之小數也術詐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否則姦暴之徒耳以其智幸而掩

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言必凶悖放恣而後快乃已此不可不慎

也。○以上總提一漢高祖苟且一時之便便偽遊雲夢今湖北而執韓信高祖既有封

告信欲反者高祖用陳平計偽游雲夢信斬楚將鍾離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

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也。呂曾受戮利故亦曰贖彭越人

反高祖自賈高趙王張敖相也高祖過趙敖上食執子壻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之於劇高祖心動問縣名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去嗣怨家告賈高謀反高欲釋乃逮捕趙王敖等將并治之。高因言王不反。獨吾屬不為之。高祖既赦赦又義高欲釋

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責塞矣。且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

也。○以上引漢高祖事作賓。李光弼提孤軍。儀節度朔方。與安山。史思明健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

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史稱其變更而號令氣色益壯。卒。而當時諸將皆望風

伏子儀。如敬君父。○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最跋扈。子儀嘗遣使。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

已不為使。○光弼為河南副元帥。驅入徐州。遣田神功擊史朝義。神功還。子儀能使吐

蕃謂父。○吐蕃國名。今西藏地。德宗興元間。吐蕃回紇。令公回紇。驚曰：僕固懷恩。言天

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來。今奈何。遣錦綵。賫誓。歡好如初。而史思明

乃上書請誅光弼。○光弼遣烏承恩往殺思明。為其所覺。遂殺承恩。乃使大抵光弼之

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以上敘入正一步。時余嘗思

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朝命烏承恩為河北節度副使。

過諸將。諸將以謀告思明。乃伏二人值之。承恩夜中與其子語。灌執之。探衣囊。得光

弼。及紙書。當誅將士姓名。賊黨大驚。承恩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明榜殺

請誅光弼。而後知李郭之優劣。○以上尋出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

忠信。其胸中洞然。無礙也。大人而言也。故靜則人安。其德與之無相忘也。人動則人伏。其義

謂有事時人
不精疑也
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捕音暗史思明此雖狡夫狡音大猶虜音大之常

態意其人雄悍強悍也驃疾也勇而其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指輒偷謀之智盜賊指

之擊行刺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為尙父音甫屈

歟見如敬此以伏人之道小矣言光弼可惜由是第三步鳴呼成事以材疑常才不

若以德服人以智漢高光弼之不若以理子儀之於回紇惟德與理始鈍終利凡持

其說深入人心則且聞名而悅望風而拜矣利何如也以之治大事治大以之行遠播

未之有侮也不忍侮也以正論厚

右二篇俱以大義為主腦一對己一對人立論正大用筆清晰極宜初學

第四 養竹記

白居易

又字樂天唐太原人後家韓城又徙下邳自號醉吟先生

有長

竹似賢何哉○一切竹本也根也固以樹立也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善於不拔

搖動者句仿禮記樂記竹性直直上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引中庸

也者竹心空也。中虛也。空以體道。惟虛心然。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易云君子以虛受人。竹

節貞。亦堅固而無耐久意。貞以立志。志欲其恆。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砥礪名名行行躬夷險。夷險平時及

一致也。不變也。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左傳云庭實旅百蓋也。焉。似賢之各證。

因推陳君子之意義。貞元唐德宗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唐制選人期未滿而以試判授官

選及第。進士授校書郎。官名始於後漢。蘭臺令史典校秘書亦選他官任之以郎

李校書始於長安。唐京師長安縣求假居處。賃居得常樂里。當時長安里名故關相國。名播中

宰相私第。私宅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入居之屨及。謂閒步於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

斯。枝葉殄瘁。枯槁憔悴之狀也。無聲無色。葉不密故無聲。詢乎關氏之老。居停主人則曰。此

相國之手植者。親手所種自相國捐館。捐死也。史記蘇秦傳云。今奉陽君他人假借居。絲

由是筐篋者。盛物竹器。方曰篋。圓曰篋。篋。斬為之。竹焉。簪帶。用以掃除者。刈為之。竹焉。

刑餘。新刑之餘。之材長無尋。八尺曰尋。謂焉。數無百焉。數百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

葦葦。草叢貌。蒼蔚。木茂也。又與盛有無竹之心焉。句古雅。脫胎左氏。以上敘高居易。

惜其嘗經長者。指關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所新居者。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

惜其嘗經長者。指關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所新居者。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

障蔽。蒼。指凡草木。除糞壤。掃除穢土。疏其間。礙。則其中間障。封其下。培壟其本。根。不終日而畢。也。患。易不

耳。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然欣然。欣。應前段枝葉。若有情於感遇。也。高得竹若有知。甜適愉快之。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與人似無關係。以其有

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語極珍重。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

之於衆庶。凡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感歎意。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上。就

賢與竹比較。故作養竹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問於今之用賢

者云。兩層作意。出

即係正文。較

第五 獲麟解

春秋宣十四年。西狩獲麟。○文體為論辨類之解釋。然實不專屬解經。子

家文往往以解名篇。此文亦非盡解經體也。

韓愈

字退之。學者稱昌黎先生。唐南陽人。累官刑部侍郎。六

經世人尊之。如泰山北斗。著有昌黎詩文集。

麟之為靈。禮記。麟鳳龜龍。是也。昭昭無人不曉也。○總挈。詠於詩。有麟之趾。篇書於春秋。十四

年獲。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荀子。大戴禮。言毛蟲之長。史漢俱志白麟。雖婦人小子。皆

知其為祥也。○以上坐實麟為衆所知着眼在祥字。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

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言非尋常獸類。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以上忽

實不可知。蓋衆所知者。盛名也。不可知者。真相也。角者吾知其為牛。○以下歷指各獸之真相。惟麟不可指。鬣頭項長。者吾知其

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是簡敘法。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

○捷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人猝見麟。必以為怪物。蓋由於不可知也。○以雖然

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傳記百家說皆然。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

祥也。○以上忽又一折。言有聖人知意。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

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以上又從聖人轉出一解。與前一折相呼應。通篇

語愈轉而蹊徑愈不窮。有山重水復。柳暗花明之妙。

第六 手植檜刻像記

考闕里廣志文獻考俱云有孔子手植檜本三株。二在正殿一在杏壇東南隅晉時枯死隋時復生。

趙秉文字周臣。金磁州滏陽人。與楊雲翼代掌文柄。時人號為楊趙。官至禮部尙書。歷金章宗至哀宗。文名鼎盛。著有

澁水

天地否上閉塞不通也而復去聲泰通也卦名地交泰日月晦得晴而復明聖人之道

厄國也而復亨明也言天地有道亦然六籍六經厄於秦始皇焚書至漢

而復興漢興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王道厄於晉宋齊梁陳隋之

間謂兩晉南北朝之亂王道廢墜也至唐而復興唐一統修文治此自然之理也有與之理怡於大

處落貞祐初年號兵革擾曲阜曲阜孔廟被燬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

乎一木之存亡於本題姑作一曲筆新宮火三日哭春秋成公三年甲子新宮災重

先祖之居也言祖居見燬況聖師之手植乎以上叙衿衍聖公曾子世系宋初

和中以祖擇之言改封衍聖公當槍收其煨燼之餘李侯諱稱曰侯李侯係內省知

刻像紀其事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聖道然

樹一人愛豈特一木哉作結以上出正意三年祐或即貞六月晦門弟子自附於孔趙

秉文記按我國人公繼心最薄於保存古物留饋後人等事絕不注意每遇兵燹任意摧

拜之先師手澤所存獨不能為之保存耶其他類此者甚夥讀此文其或油然而感也

第七 陳將軍二鶴壯通行選本陳將軍爵里未詳

侯方域 二 見第

沙隨。春秋左傳云。會於沙隨之歲。冢君以生。李氏有二鶴焉。豢之有年矣。李氏官

於游宦也。湖湘湖南地。一稱湘省。因其鄉也。湖湘湖南地。一稱湘省。因其鄉也。之間。盡載其妻帑與子也。與其財貨器幣以行。

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言鶴不顧謂其門下客。即將軍也。

也。史記有門下食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曰。是黷也。黷。不敬也。又嫌狎也。吾尤也。

責李氏盡室偕行而獨遺鶴。李氏而黷焉。其庸愈乎。愈勝也。言未必勝李氏。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

以待鶴者。鄭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旁屋也。兩召匠氏

新其宇焉。謂築鶴巢也。狀如小亭而網羅其四周。而命執事者致餼。餼。食也。指鶴之食料。必專必潔。以上叙二

言陳將軍之愛鶴重鶴為下文占定地步。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故用清商之樂。之樂。大讌。

其客於堂上。享其士士。軍士也。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得所也。酒方酣。其從事亦門客

云。辜劉子曰。昔燕昭王之名平。燕君。築黃金之臺。以好聲馬也。而馬果畢至。昭王卑身厚

得已死。郭先生郭隗曰。臣聞古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求三月

馬矣。今王欲致士。請自隗始。况賢於隗者乎。昭王乃為築今公之所以延招得鶴

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晉陸機為成都王所設，顧外左豎機常游之，所華也。按華亭，今江蘇華亭。

遼東之貴族。蘇華，遼東之貴族。蘇華，遼東之貴族。蘇華，遼東之貴族。

吾且見其引領接翼。字說切。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

鋒。選擇。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謂象鵠係山之事。自近。

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以上敘陳將軍養

侯子曰。甚哉子之闇。不明也。於養士也。奇。獨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

致也。士與驍。雄勁悍之徒。相對待。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

而色喜。雄勁悍之態。吾一旦欲得其力。而效之於死。致之死地。甘是必閒居。則美妻

妾。男女之欲。厭梁肉。之飲食。六博。古博具。羣飲。仰天而歌。烏烏。秦聲也。貨利。養以有餘之財。

而作其感恩之氣。純以利祿動之。待英。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虛

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

聞風而來者。將掉也。臂而去也。將取永久之効。用不各就其性也。故劉子之說。

養士之道。實甚。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將士之駭。縱有弦外音。文筆超逸。於明季

百將軍大悅。避席立。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句。回。掉。應。

便收束。舞而侑也。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以感上就將軍納首。

作結仍回顧上文。鶴士兩面俱到。

是篇意義於無中生有、清氣往來、極頓挫飄逸之致、壯悔堂集中佳作也。

第八 蝨蠅傳 蝨音蟻。蠅音板。爾雅亦作負。版。文借物諷人。寓。

柳宗元 字子厚。唐河東人。貞元間。為監察御史。嗣因與王叔文善。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水間。文益奇肆。即集中諸小記。皆一。

時名作也。與韓退之齊名。世稱韓柳。後徒柳州。遂卒。學者稱柳州。昌黎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著。

有柳州詩文集。又外集。

蝨蠅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即持而取之。遇物印。其首負之。背。

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而顯。

所壓也。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登。上高。極。

其力不已。至墜地死。遇物輒負。二前既遇險。後不知懲戒。三負物上高。不巳。龍單。

切上。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遇物持取。惟恐。

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蹶似類之，蹶不能起。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去其人，或憐而苟能起。又不艾。去聲，首刈，改過自治也。又似類之，有能行持取如故。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也。有加。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却似類之，又高上不已，至墜地死。○層層雖其形魁偉大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到一層，易明當為初學金針。亦足哀夫。對鏡無窮感，慨喚。

第九 邊城人姓名，亦逸事之類。

魏 溶字普水，明福建松溪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著有易義右象通等書。峽雲閣存草後存草。

張七澤名所望，字叔翹，明萬曆辛丑進士。憲副明時各省置按察使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今浙江人。

有神力而貌么。屨同屨，涉小也。庭悴音汪，瘦弱也。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名守仁，詳見第四冊。

討思田八寨時。嘉靖六年，廣西思恩府田州土酋王受，歲蘇合謀反守仁，擄平之。而

周安三古卯，四古蓬，五古鉢，六都者，七羅黑，八剝丁。攜之俱西。使入諸峒。苗徭所居處。中後又增龍哈布咳為十寨守仁，潛師搗之八寨，悉平。

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孱且且。檻襪衣服也。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夷出沒。及

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所謂也。已敍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

其福薄。聽之。其福實奇人。所謂功成不受爵者是也。文成謂犒之亦未嘗多取。敘城之

出處功業似已完具。下文乃倒敘法。文成沒。不知所終。此七字或本初城自負其力。裹糧

裹藏糧也。之塞上。至邊塞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江水之見有向江中慟哭者。

問之。曰。予官某縣簿。主簿官名。攝也。帶家眷。帶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

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索知海盜規也。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為汝取之。其人亦駕水

車駕馬義。引申於操舟亦曰駕。今言駕駛。一舟隨之去。至某港。水之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

大船方烹羊豕治具。料理食具也。欲妻其女。以某官女為妻。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為誰。從

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

見其人纖猥也。瘦小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鈿伯

切。鋤之屬也。有五齒。木平土除穢。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鈿揮舞。若不

經力者。眾盜聚觀。城一鈿打其魁。下水。出盜艦之遂揮鈿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也。

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恐有伏也。且不便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音促。聲令

登簿船去。簿抵江滸也。水邊哭拜謝曰。盡我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言盡取篋中所有

之援。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漢光武思嚴子陵之賢。乃令也。城與之俱西。

城施恩。不求報。及隨文成立。功又不願受。爵則非獨驍於勇力。實千古義俠高僧之

奇士也。文成未竟。其用而聽之。去惜哉。○以上倒敘。城未遇文成以前。事末一旬。至

然而止。筆致極老。橫而實。與上文成討思田。八寨旬相銜。接文家顛倒。淵翻。真無所不可。

第十 五人墓碑記

張溥字天如。明季太倉人。與同里張采齊名。妻東二張。俱復社。溥以繼東。林聲氣大盛。執政惡黨人。薊得禍。年四十卒。著有

史論等書。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名順昌。字景文。薈洲其號也。明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吏

崇禎初。追謚忠介。其著作於被逮時。為友人投火滅迹。後其子孫百計收輯。得殘餘集三卷。之被逮。被拘捕也。激於義而死焉者也。

出。入手便提。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議於當道。即除魏闈。即魏忠賢。宦廢祠之址。在地

今吳縣城外。以葬之。且立石也。於其墓之門。以旌也。表白其所為。○點出嗚呼。亦盛矣。

哉。○以上敘五人死而卒。獲表白事。慨嘆一句。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

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

衆矣。○推開一步。以他人況草野之無聞者歟。○拍合獨五人之皦皦。○潔白何也。○以

上展開拍合自具機杼徐徐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宗天七年三月之望吾社指

社之行爲士先言爲人者爲之聲義斂貲財贈之也此係復社社員所爲以送其

行哭聲震動天地此言衆因周鑿洲之緹騎音提後漢百官志執金吾有緹騎二百人謂赤色衣騎明制錦衣衛掌緹騎指

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誰爲鑿洲哀哭者衆不能堪扶擊扑也而仆倒於地也之

是時以大中丞撫吳毛一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言毛實主使吳之民

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諛譁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廁也以免既而以

吳民之亂請於朝中丞以吳民倡亂入告按誅按律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

卽今之儼音然在墓者也疏宕極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

談笑以死極寫從容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

脰項也而函封合也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首身並非

歎五人之死夾議夾敘有抑揚頓挫之致嗟夫大閹之亂指魏賢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

歎神情逸宕而五人生於編伍編戶之民五家相保爲戶言平民也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

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一作詰問詞再展且矯詔天子之詔書也紛出鈎黨後漢黨

下彙帝紀云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連治而莊烈帝放極之案出已在熹宗天啓七年三月至八月熹宗崩十一月

於猝發史稱熹宗崩內使傳呼崔尙書甚急崔位呈秀固忠賢黨也與忠賢待聖人之

出而投纆道路信王由檢既即位中外交章論忠賢深自嚴備旋楊維垣等奏劾崔呈

示天下尋命錦衣衛速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俱自縊不可謂非五

人之力也取徑若此○以上敘大閣之敗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閣黨指一旦

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閣黨敗後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閣

敗後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又展一層借問其無恥長意無

意軸雖同而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白也音僕表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

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

世之遇也○應上文一小結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

天年人皆得以隸蓋五人本賤者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撫手歎慕道發其志

第十一五人墓碑記 第十一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士之悲哉。○再作翻騰以足文氣因竭力欲表揚五人反覆長言且不如此故予與

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

稷也。○張大其詞正回應首段激賢士大夫者。罔卿。周書稷王命伯罔為太僕正後世文家因稱太僕罔為罔卿

因之吳公。名默。明江南蘇州吳江人。萬曆時太僕少卿。太史文起文公。名震。孟天啓二年殿試第一。以召

為講官卒孟長姚公。名希孟。冀孟之甥也。萬曆進士。與震孟同持清也。士大夫作結

記筆法。王游

第十一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曰郡學教職

王慎中

字道思。學者稱遵巖先生。明福建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落職歸隱。又號南江。有遊廡集。

嘉靖明世宗二十三年制也。當黜陟升天下百司百官庶職也。奏官報罷者皆免凡

若干人。明制三年一課官吏之治績。謂之大計。即仿尙書所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

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言大計。籍中。程君列名有疾。一部份內。當報

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言廢墜者修繕之。傾墜者扶起之。可兼籍人材。言蒐遺網失。散失者。可兼學術。言取以

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此言精神充足。以下康強。乃非

獨精爽也。明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經營注手足之所蹈持。履蹈言足。執持言手。該

涉器數。該涉。猶言博涉。器數。蓋指職掌之禮器而言。而周旋儀等。儀等以禮節言。纖也。煩勞。莫不究殫。力也。盡

勝舉。勝任。能舉也。無疾。以證有疾之謬。不知司枋者。枋。同柄。即掌大計。細奚所考而名其為疾。

也。公實無病。以上言程。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取也。御。駕。廢置。周禮廢以馭其行。人之有疾

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為斷也。否。先就本原上立論。則病與況於名

其為疾者。乃非疾乎。既舍賢不肖而論人之疾否。亦當核實考真。何致誣人若此。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思想。效

於治行。舉動。行為。其隱微。而心術難見。而形似易惑。而德行故其論常至於失實。言此。雖

屬難免。正以甚言。詭疾之大。謬姑。即不論本原。但就賢不肖與疾。非若有疾與否。可

以形決。以形。斷。而體定。指定。也。形。貌。必有變動。體力必見。苦今所謂疾者。其失若

此。則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全。再帶一句。在含善不足。見黜陟此余所以深有感也。以

疾。上。概言黜陟之謬。誤。而以有疾為排。排。手段。尤屬荒唐。又有異焉。言更有可異之端。論。古者憲也。即法。老而不乞

言。禮記內則云。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禮運篇。所謂以

道得民者。語出周禮。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不弛緩也。人衰。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

猥局猥鄙局員冗司冗司事之末微賤者曰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愚其噎食塞咽於截

也。患其哽亦咽塞而祝祝告之也。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尊事三考。兄事五更。朕

視之。令其不哽咽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曲禮云。謀於長者。皆所以事

師。而修其輔。羸輔助其羸弱攝疴攝其病攝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

乎。即有疾且不罷而罷。以上言事師尊儒之古禮。見程君之僚。曰僚。與其所教諸生。各恨程

君之去。謂其非疾也。怡從來口說出非疾。見程君之僚。曰僚。與其所教諸生。各恨程

亦不可使去也。結作意。以上總君去矣。敍其所學不脫以教為程君占身分。鄉之子弟。倘

徉游戲山水之間。結束全篇。天然結構。波步履行步輕翔舉。放飯言加餐。決肉言齒牙堅

矍鑠強健貌。自喜。後漢馬援強健也。願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儻有訝

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風神絕世語。而問者君

第十二 讀孟嘗君傳

四十讀貨 殖列傳

王安石 字介甫。宋臨川人。生有異質。及長。博學強識。善辨。不風。神宗朝。得大用。首創青苗保馬保甲等。新法。為大政。治。

孟嘗君戰國時齊公子田文也。文嗣靖郭君田嬰。相齊。湛王封於薛。號孟嘗君。○文體見第一册第

家。號中山。封荆國公。卒。謚文。章。爲世傳。有王臨川文集。文。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揚。一。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暴也。秦之。之秦。嘗

君使於秦。秦昭王囚而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孤白

須。幸姬始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爲雞鳴者。雞鳴者。雞。雞鳴。遂得出。○以上立案。法。嗟

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鳴狗盜之客。豈足以言得士。○陡然一劈。疾。不。然。擅

有之。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見。不。勞。使。秦。獻。媚。於。秦。○張。皇。得。妙。秦。尚。何。取。鷄。鳴。狗

盜之力哉。○承上駁倒。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接疾轉。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承上意。承

急收。○承上三轉無一閒字。警策之至。通篇文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盡其妙。尺幅中有千里之勢。短篇真師也。

第十三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李 白 賀字太白。唐。隴西人。十歲通詩書。即能文章。號青蓮。召

賀。見金鑾殿。白被酒。奏草。天子喜悅。又作清平調詞。大見稱

青蓮集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館舍也。○客。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懽幾何。○便開

有逸氣。古人秉燭夜游○古詩云：靈短苦夜。良有以也○以上夜游之。況陽春召我。

以煙景也○春景。大塊也○大地。假我以文章○觸目春景即。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

上點春字正羣季也○諸弟。俊秀皆為惠連○晉謝靈運從弟年少多才。吾人詠歌獨慚康。

樂○謝靈運擬封康公。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古時酒杯作爵。

羽觴而醉月○李園情景一字一珠。不有佳作。何伸雅懷○謂須詠詩以。如詩不成。罰。

依金谷酒數○晉石崇宴客於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

第十四

荆潭唱和詩序

昌黎集本○荆潭裝均揚器唱和詩序。荆潭即

為荆南節度使。潭指湖南。揚器以貞元十八年為湖南觀察使。

韓愈○見第五

從事○謂府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本至終篇也。因仰而言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漢書中山靖王勝曰：臣心結日久。每開幼。

微○同猶。謹○同。愉○同。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四句總提擊放。是故文章之

作恆發於羈旅○應愁思。草野○應窮。至若王公○有爵。貴人○尊貴。氣滿志得。非性能。

天性而好擊之則不暇以爲說以上承是申今僕射官名唐置左右僕射裴公即指開

鎮猶言蠻荆即荆南古稱荆蠻統郡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澄州常侍官名即散騎常侍爲天子侍從之官簡稱常侍

楊公即指領湖之南壤土也土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應王公乃能

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應性能往復來也循環循環猶言一周有唱斯和和去聲與

同不搜奇抉怪雕鏤文字字之工也與韋布韋帶布衣里閭里巷憔悴專一之士兼窮苦

者較其豪釐分寸謂斟酌字句并毫釐鏗鏘可聽發金石言其幽眇深微感鬼神其

誠謂信所謂材全完備力而能鉅大者也同常例文亦盡態極妍○結上文比較意不

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指屬屬連接也而和聲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

樂章謂樂府所紀諸冊書謂史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指書以爲荆潭唱和詩

序○以上結作序正意

右兩序各具面目一敘天倫之樂一盡賓僚之歡雍容盛世此樂未易得之晚近矣

第十五

感遇

又云感之於心遇之於目情發於中而寄於言如莊子寓言也

之類是也。唐文粹作感寄。義同。陳子昂亦有感遇詩。○原文詩共十二首。今選錄三首。

張九齡

字子壽。唐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始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右補闕。道中書侍郎。母丁憂。奪校書郎。卒諡曰文獻。著有曲江集。

李林甫所善。善諫諍。曾上千秋金鑑錄。為

蘭葉一本藥春葳蕤柔嫩貌桂華同桂花秋皎潔明潔貌欣欣陶淵明歸去來辭此一本似生意自

爾一本作為佳節榮。喻吾人木色。誰知林棲指隱士者聞風坐一作見相悅草木有本一本

無作本心何求美人折言隱者雖愛玩草木而草木無心又何所求。隱者也。○四句寓言有避世無悶意。

孤鴻孤飛之鴻。喻高尙也。海上來。池潢積水也。不敢顧○二句一解。以孤鴻自喻。側也。見雙翠

鳥翠鳥出南方。漢書。翠鳥千頭。巢在三珠樹山海經云。三珠樹在厭火國。樹如柏。葉皆成珠。指翠鳥貌。珍木

珠指三巔頂也。得無金丸○七。鳥之彈丸也。射鳥○四。京雜懼美服患人指動人目而高明○八。即射逼神○九。即射惡

去聲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富貴招禍也。○上○十。即射今我游冥冥○十一。即射弋者○十二。即射

何所慕慕。自曲。江始。○二。句回應。孤鴻。悠悠。意遠。有明哲保身意。想

江南有丹橘主。橘為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四。句寫丹橘後。影意。喻不

然意了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謂南方隔越山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首或易致親

或以疏遠而見。徒言樹桃李。此木即指丹橘。豈無陰言世徒知上桃李成陰不知有丹橘亦有。不為世所珍。較之桃李有不幸也。

三首各有寓意、一遞世無悶、二明哲保身、三道大莫容、

第十六

送秦中諸人引

○亦贈序之類

元好問

字遺山。學者因稱遺山先生。金太原人。七歲能詩。及長。淹貫經傳。工詩文。金亡不仕。著述甚多。有中州集。

及遺山集

關中

即秦中。今陝西是也。

風土完厚。人質直質朴而尚義。

重義

風聲習氣。歌謠無章曲之。慷

慨也。氣盛

且有秦漢秦都咸陽。漢都長安。

之舊。至於山川之勝。

華嶽終南。涇渭為著。

游觀之富。天下莫與為

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以上總挈

予年二十許時。侍側從侍。

先人稱父。官

洛陽。

今河南洛陽縣。按先生父名德明。號東巖。未仕。叔父曾宰踐川洛陽龍城等處。蓋嗣父也。

以秋試。

留長安即今陝西。中八九

月。時紈絹之細者。綺綺。氣謂多富貴氣也。未除。

沉涵。

酒間。知有游觀之美。而不

暇所為。也。長上。大來。

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豐。驕。舊都。。漢都邑。及

藍田今藍田縣。鄠今鄠縣。杜今成寧縣。間風物。

漢唐時此數處多貴人園亭。

則喜色洋洋然。

喜樂

動於顏間。○

上敘題事並引起送游一二三君人即請多秦人與予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

山終南尋一牛一犂亦通稱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也舉人結夏課時士人至京應秋

試者為文會以練習課藝謂之結夏課限秋試留聚書深讀時時釀也造酒為具治

具從賓客遊伸眉也揚眉高談脫屣猶言徹屣也履亦曰屣屣徹世事覽山川之勝概

名勝之梗概也考前世之遺跡庶幾乎不負古人者下三句道味然予以家在嵩山名在

縣中嶽也即古所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舉首西望

長吁也歎青雲定將來同游同居意末即頓住以便發論今夫世陋俗人之陋也愜也合意事

如美食大官高貲也多財華屋四者皆世俗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即指天地也者之所

甚靳吝與也不肯有不可得者若夫間居之樂音澹淡乎其無味漠不相乎其無所得蓋

自放放於方也之外城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樂必不若富適

貴之難得苟能自放造物者必不靳之反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在陝西

復說來寫出胸襟曠逸狀筆情曲折而達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在陝西

竹其上有唐王維別業地幽勝有華子岡欲湖之上矣三句風調絕世詩人

第十七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詩秦風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

水一方。湖。洞。從之。道。阻。且。長。湖。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唐順之 見第一册 第四十七册

嘉靖 明世宗年號 戊申秋七月二十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 計艘數 震蕩 水激也 平明開霽

也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褚生 弟子 泛小舫 如小船形 如也陳渡 鎮名在江蘇武進縣西南十五里

有橋臨流歌嘯渺然 遠意 有千里江湖之思 用晉人語 因咏秦風蒹葭三章則宛 音編

宛 音編 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 平聲 見之 風兼腹之由來 秦且秦時風俗不雄心

於戈矛 二者古兵器 戰鬪 此句指秦風無衣章 則逞技於獫狝射獵 此句指秦風驕子章

至其聲利所驅 為聲勢財利所驅馳 雖豪傑亦且側足 不敢正立 於寺人 秦風車鄰章

媚子 秦風驕子章 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

象養 加犬為之受 與君為殉 從死曰殉 而不可贖 此句指秦風車鄰章

矜俠 承殉 趨勢 承句 之甚矣 以上歷舉秦風人物 而乃有入

澹平埃壘 音衰 之外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

獨醒者歟 原用風語 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 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若

後來鑿坏。

淮南子云：魯君欲相顏闔，使人以幣先焉。闔鑿坏羊裘。按漢書：殿光傅羊裘。

釣大澤中，帝疑是光。乃返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人低回頓挫絕似詩人。伊予獨惜

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隱逸書有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

身而逃之，兼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不著其人，此其所以為至也。推重伊人，

謂非後世隱逸所及。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唱嘆有遠神高。

因慨然為之一哭，遂書以示褚生。以上慨歎作結感。

第十八

阿房宮賦

阿平聲，秦始皇築阿房宮，欲俟其成，命以嘉名。宮未成而秦亡，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旁，不訓房。

屋之房，亦有作阿旁者。故址在今陝西咸陽縣。

杜

牧

字牧之，唐萬年人。杜以別於杜甫，云著有杜樊川集。詩情豪逸，人稱為小杜。別於杜甫，云著有杜樊川集。詩

六王畢。

盡滅也。四海一統，蜀山兀，阿房出。燕趙韓魏，始成滅。而海內一統，蜀山兀。

人字，便將所始，皇混一以後，縱心溢志，高寒兀可喜也。覆壓三百餘里，其

天日高，其驪山南，與藍田縣相接。北構造也，而西折，直走咸陽。關山居北，咸陽

結屋曲折，而至西直二川，樊川也。溶溶流入宮牆。大下乃綉寫之，五步一樓。

十步一閣。廊腰之如人。綬文飾無迴。廊腰之迴。環如簷牙。高啄。禽喙之尖。變如各抱地。

勢。或樓或閣。各因。鈎心鬪角。屋角相湊。若鬪。盤盤焉。也。周。困困焉。曲也。君。風。蜂房水渦。

謂樓閣如蜂房之遼密。水。蠹。出。不知其幾千萬落。所也。猶言不知其幾千萬。長橋。

臥波未雲何龍。水波上疑是為龍。然龍必有雲。今無雲。知無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

自殿下直抵南山之麓。架木為複道。若空中行。朱。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梁。道。路。之。造。

辨高低東西也。無從。歌臺暖響。春光融融。光融和。蓋指時方。寵幸也。舞殿冷袖。風雨淒。

淒。舞罷閑散。則袖為之冷。如風。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寫一人情冷暖。化。

駁。以上寫宮。妃嬪媵孕。嬪。國宮妃。王子皇孫。公族。辭樓下殿。輦。以人挽。來於秦。

王。辭。六。王。樓。下。六。朝歌夜絃。為秦宮人。舞。接。下。寫。美。人。明星熒熒。也。光。開妝鏡也。疑其。

鏡多。綠雲擾擾。梳曉鬟也。疑其雲。言。渭流漲膩。棄脂水也。脂之多。言。烟斜霧橫。焚椒。

蘭也。言。香。成。烟。霧。多。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多。○。比。上。增。一。句。

有。致。一。肌。一。容。○。又。總。筆。盡。態。極。妍。綬。貌。受。立。遠。視。而。望。幸。至。日。幸。焉。有。不。得。見。者。三。

十六年。始。皇。在。位。凡。三。十。六。年。言。美。人。來。多。幸。雖。徧。及。往。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

齊楚之精英。收。藏。經。管。精。英。指。下。金。玉。等。寶。幾世幾年。剽掠規。掠。也。於人倚疊。如。相。倚。積。疊。也。如山。六。國。取。據。

上。橫。豎。寫。出。六。國。珍。奇。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一。旦。破。滅。則。盡。輸。於。秦。鼎鑄玉石。金塊珠礫。

小。石。謂。視。鼎。如。鐵。玉。如。石。金。如。塊。珠。如。礫。棄擲邈迤。音。以。棄。擲。音。其。多。不。能。盡。陳。設。也。邈。迤。連。接。也。音。不。止。一。處。也。秦人視之亦不

甚惜。音。不。惟。始。皇。次。修。即。秦。民。亦。甚。修。也。以寫宮中珍奇之多。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出。就。人。心。上。發。出。議。論。漸。漸。引。發。

入。衰。亡。之。兆。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

多於南畝之農夫。極。以。至。多。者。相。比。音。極。其。修。以。下。同。架梁之椽。木。曰。椽。瓦。之。曰。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之釘頭

磷磷。音。磷。石。森。立。貌。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韻。如。稱。隳。如。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

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音。嘔。啞。聲。也。鶉。歌。多於市人之言語。極。寫。一。段。文。使天下之人不

敢言而敢怒。然。心。法。酷。放。不。敢。言。不。怒。也。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獨。夫。指。秦。皇。也。益。驕。且。不。敢。言。故。始。皇。之。心。

王。監。勝。而。喜。人。之。不。敢。言。是。也。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

也。以。上。述。秦。修。且。暴。止。此。戍。卒。指。陳。涉。發。難。函。谷。舉。函。谷。關。入。楚。人。一。炬。

項。羽。入。關。取。秦。珍。寶。婦。女。而。燒。其。宮。室。火。三。月。不。絕。炬。猶。言。火。也。可憐焦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

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而亡。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

滅也。○痛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也。○之亦使後人而復去。

第十九

滄浪亭記

亭在今江蘇吳縣城內郡學之南。

歸有光

見第一册第二十六

浮圖

釋氏轉音世稱塔亦曰浮屠乃佛

文瑛

僧名居大雲庵

當時庵環水

即蘇子美

一見後

滄浪亭之地也

○來歷

明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

以為亭者

○特借文瑛語以清題界

予曰昔吳越有國時

為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唐末據杭州梁封

納土入朝國亡

廣陵王鎮吳中

錢鏐第六子名元璩後封廣陵郡王初授

治南園於

子城之西南

亦曰東暨即文奉所築其外戚孫承祐

名

亦治園於其偏

○承祐錢鏐王

治園即此時也後入宋亦得名位初知大名府又知滑州

追淮海王錢納土

吳越

享之沿革已夫古今之變。朝音潮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本闕開所築夫差帥之以

鎮橫山西北麓其旁有采蓮徑。鑿音廊音諸古迹。望五湖之渺茫。即太湖也羣山之蒼翠。其地多名山如天平支湖

二山皆饒幽勝。太伯虞仲之所建。周之先太王有三子首泰伯次仲雍次季歷以避太

歷伯所居即今吳縣仲居虞山即今常熟縣也。闔閭夫差之所爭。闔閭夫差皆吳國之君闔閭初強太

所滅為越。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伍子胥事闔閭夫差二代破楚勝越厥功甚偉及腰

夫種范蠡皆越王句踐謀臣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以上合寫菴與亭

然下慨。雖然錢鏐音流因亂攘竊。刺錄保有吳越。更就吳國富兵強。垂及四世。鏐卒子

傲相繼立。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音頓而子美之亭乃為釋

子所欽重如此。何等敏捷轉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漸音斯化也。然

而俱盡者則有在矣。只在此一篇曲折文字層層引用然主意卻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

遊。音德泛指文人學士呼之為滄浪僧云。然滄浪僧尤結餘韻

第二十 滄浪亭記

蘇舜欽

字子美。宋桐山人。宰相易簡孫也。少有才志。好為古文。弱冠上書極言時政。范文正薦其才。召試。為集賢

校理後因事貶謫遂寓吳中詩歌
豪放與梅聖俞齊名有蘇學士集

予以罪廢無所歸舜欽為集賢校理監奏進院會詞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調輻用

不相能因舜欽為范公所薦而杜公行之女夫也啗得扁舟舟小南遊旅於吳中吳即今

始傲也舍房即租賃以處時盛夏蒸煥蒸氣熨暑土居皆褊狹狹不能出氣思得高

爽虛闕空虛開之地與多日光空以舒展也所懷不可得也得享以前一日過郡學

蘇州府東即孫氏園廢地顧草樹鬱然崇阜即高廣水不類乎城中沿水得微徑小路於雜

花修竹之間秀獨絕幽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縱橫函所容也五六十尋八尺曰

之即廣四三面皆水也杠橋也之南其地益闕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虧缺也

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詳見前篇之池館也坳低隆高勝勢

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回或作徘徊來遂以錢四萬即四十得之構亭北碕曲岸號

滄浪焉由及點出滄浪亭之前竹後水水之陽北岸又竹無窮極澄川水翠幹竹光影

會合并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月尤有神予時榜棹小舟幅巾古入於

輻冠故曰幅巾不以往至則灑然疏爽忘其歸觴酒而浩歌踞坐而仰嘯野老不至魚

鳥共樂。音落形骸既適。虛闊承高爽則神不煩觀聽無邪。止有水竹則道以明。有精意返思向之

汨汨。浮沈也榮辱之場。指官場日與錙銖。六銖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利害相磨戛。擊也猶相爭札也隔此

眞趣不亦鄙哉。沈以掉筆作補筆前此浮沈宜海至今大激大悟噫人固動物耳。人為高等動物與今日科學上進化之說暗合情

橫於內而性伏。凡人不喜怒而喜樂之情不濁於物則藏於內而不露必外寓於物而後遣。人情豈

假外物以遣之富貴功名亦外物之一也寓久則溺以為當然。及既入仕宦之場利祿撼其外權勢鏖其中則始寓而終至溺矣非勝是

而易之則悲而不開。若不以道勝物則陷溺愈深身心之問只有懣苦而無舒暢惟

仕宦溺人為至深。此句無隱感喟故倍覺真切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

多矣。包括許多日暮途遠之悲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以上一句感概寬途予既廢而獲斯境。收到仍

安於冲曠。冲淡曠逸也不與衆驅。不敵逐也因之復能於內外得失之原。承上情橫句沃然。光潤

有得笑閔。旁觀者清語是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目。既適四語用是以為勝焉。

承上自勝之道以上歸本題作結悠然意遠

此篇意頗深奧惟參入寫景語與純說理者趣味各別且暗合於近今公園學

校園之理論故錄之○前篇疏朗此篇沈着合讀之可悟文家各有面目

第二十一 五柳先生傳

陶潛

本名淵明字元亮東晉潯陽人仕為彭澤令郡有督郵至吏白須束帶見之淵明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遂辭職去歸隱栗里入劉宋後不復仕因改名潛此傳蓋自況也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明地傳亦不詳其姓字。不明自況故宅邊有五柳樹因以

為號焉。取號甚奇胸襟可想閒靜少言不慕榮利。無嗜好者下文卻又好書嗜酒

好讀書不求甚解。是善於讀書者彼梁松穿鑿之流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所謂心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詣也飲輒盡期在必醉。是

得酒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謂不拘俗情也得上好書嗜酒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家貧短褐穿結簞瓢屢空。讀去聲謂無儲蓄也晏如也。領得孔顏樂處常著文

章自娛頗示己志。說到會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上超然世外○以

贊曰黔婁古之高士也齊人守道不風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著書曰黔婁子有

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謂即五柳先生一類人物乎銜觴賦詩以樂

音其志無懷氏路史禪通紀第十五曰之民歎葛天氏路史禪通紀第九曰葛天氏路史禪通紀第九曰之民歎見太

古風 超絕 味

第二十二 蘭亭集序

在晉會稽郡山陰縣地。即今浙江之紹興縣是也。亭遺址猶存。○此文體地實雜今記之類。與尋常序賦。

類之序 不同

王羲之

字逸少。風度雋逸。稱王氏佳子弟。仕晉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草隸為古今將

冠。與魏太傅鍾繇齊名。世稱鍾王。此序亦最為後世所珍者。

永和晉穆帝年號

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跨今蘇浙二省。山陰之蘭亭。時

之與謝安孫綽。鄰壘魏滂及其子凝。於三月三日。臨水洗濯。以除不祥。

謂之修禊。○以上總叙來歷。且點出會事。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叙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

流激湍。○音也。急。映帶左右。○叙引以為流觴曲水。○晉武帝問曲水之義。東晉對曰。昔

詩云。羽觴隨波。列坐其次。○因以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曲一筆。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

情。○叙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叙天之佳。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指地之盛。

所以遊目。○承仰。騁懷。○承俯。足以極視聽之娛。○音快也。信可樂也。○叙人心之樂。○以上

感。夫音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展一步。思或取諸懷抱。○胸懷。晤對言。

一室之內。種人曰倦獨賞者此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種人曠達不拘雖取舍間

萬殊靜躁不同。種承上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云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及其所之也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却又一練

爾性地上推勤凡人心理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陳舊也猶不能不以之

興懷。謂一俯仰甚近而時地變遷甚速轉瞬已成往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雖人命

歸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死生亦每覽昔人興

感之由。於死生皆與感若合一契。契約今合同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未嘗不解其所以然○文而為之嗟悼然亦固知一死生為虛誕。虛無妄齊彭殤為

妄作。莊子齊物論云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又云

感於死生壽夭固知兩說為虛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晉後人視吾死生猶吾悲

夫。今末二句收結全段古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少長賦詩等事雖世殊事異所

以興懷其致一也。一古與感同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謂後人亦重死生覽我斯文

第二十三 伊尹論

伊尹商湯之相也

蘇軾 見第十四冊

辦也。能任。天下之大事。業以功。者有天下之大節。以操守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着

眼。天下量言者也。遞進已。擊全篇綱領。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暗切狹

字。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猶言不。而大事有不足辦。難言不。者矣。提。四句一承。一

盡全題之影。下文乃就。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此所謂良知也。孟

之是心也。人皆有。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

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食音寺。豆木器。羹湯也。謂小利也。對於天下而言。孟子曰。好名

於色。朱註。謂。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作。頓挫。簞食豆

羹。作。轉筆。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謂即以簞食豆羹道而行

則此範圍內亦可見操守。但較之天。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

事者未之有也。須。此所以辦事。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括。一

要。句。簡。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極力為下文

積字推。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一。照。智慮之不出乎此。句。蔽字。此兩重障礙。知。天下

字。伏。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一。照。或。不。知。一。國。知。一。國。或。不。知。天。下。皆。蔽。也。天。下

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也。不知積與推。便非千金

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所謂分也。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漢拾金。夜不

能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又引出目前淺喻。以見度量之不可強為。無非為狹本解

決引喻切近。筆妙如環。大意已足。然後出孟子曰。伊尹。湯之賢臣。桀不能用。後卒相

孟。耕於有莘之野。有莘。本國名。元和郡縣志云。古莘城在沂州。陳留縣。治。非其道也。非其義

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語作根據。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大事言。以其

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可謂到辨天下之大事。句。古之君子。必有高世

之行。暗貼立天。非苟求為異而已。穎。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與。單食豆

之分。即暗。得以自廣。狹。對。其心。使窮達利害。與。爭。單食豆。不能為之芥蒂。芥蒂

小。經也。謂細故。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由。引。古。君子。為。證。即。暗。說。伊。尹。後。之。君。子。

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孫。說。公

光。一。流。亦足悲矣。下。以上。承。上。作。反。觀。後。之。君。子。無。狹。天。下。之。量。故。亦。不。能。立。天。孔

子敘書。至於舜帝。禹。夏。皋陶。陶。首。造。相讓之際。原。文。見。尚。書。舜。典。禹。及。稷。契。舉。陶

第二十三 伊尹論 四十三

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不休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所以高世之行，過人之說也。夫太甲之廢，湯孫太甲立而無道，伊尹放之

於桐，桐，湯墓所在也。三年，太甲悔過，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處仁運義，伊尹復迎之，歸復位於考。

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位，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加意而不

視之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如飛劍着人，筆端騰躍，四面空靈，阿堵。彼其視天下，眇然

不足，以動其心。類上，換字，寫得。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

長公，釋演其。後之君子，上，再用後之。君子惟前係就，本身上切論，蹈常而習故，未免，算食，見，惴

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也。希，闕也。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狹，天下之量，或有

下之節，或反以之，速勝，不得盡善。不知求其素，量，與節。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

可者。此所謂成敗之見也。亦已過矣。夫，關，係，上，引，後，掉，中，一，收，捲，寫，伊，尹，所，以，勵，後，賢。

第二十四

東籬記

四一統志游故宅在山陰縣九里三山地名四村

陸游

以詩務觀南宋山陰人曾知嚴州翁有放翁集此

記仕後所撰待制

放翁號自告歸之二年。錢竹汀隨放翁年譜云：寧宗嘉泰二年五月，朝廷以孝宗制光舉

從政耶曾歸自代入春，思歸甚切。六月，實錄告成，轉大中大夫。四年，先生已八十歲矣。春，以大中大夫實錄閣待制致仕。封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子華亦以致仕。

二年耳。文稱三年，明年即為開禧元年。時先生八十一歲，則告歸後之開禧也。關也。舍東

第。草萊也。國語：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也。精多。或十有三尺而縮少。

插竹為籬，如其地之數。謂環地之數也。藪，埋也。五石瓮，同壘。瀦泉為池，蓋池中以五石瀦也。

植千葉白芙蓉。花即荷。又雜植木之品若干。○線敘。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以上

布點區面。放翁日婆娑也。律徧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本為禾苗，凡花嫩蕊亦稱穎。以玩。朝而

灌。莫同。而鋤。凡一甲坼。萌芽也。易曰：雷兩作一敷榮。猶言放花。童子皆來報惟謹。

放翁於是考本草。本草經相傳神農目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即屈原所

木之名。宋吳仁傑有離騷草木疏。本之詩爾雅及毛氏。名蕪，漢人。郭氏有爾雅注。之傳以觀其比興。

詩有窮其訓詁。解言曰：詁訓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

古今體制之變革。因名物訓詁間亦吟諷為長，謠短章。楚詞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

態度。因詩書名物之涉獵遂及著作。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上反掉見大意。○

而引出 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淵明桃花源意末着一句有神使老

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康呼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謂東籬小

樂其樂。與世無爭意者歟。以上就老子語慨歎作結。飄逸 開禧南宋寧元年。四月

乙卯記。

第二十五 煙艇記

陸游上同

陸子寓居時寓下。得屋二楹。本義為柱。一間 甚隘狹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匾名

飲以上直本題起。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謂屋與舟之不相 以為似歟。舟固有

高明與麗。對於甚 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可耶不可耶。以上借客 陸子曰。不

然。新豐漢高祖既得天下。尊奉太公。因太公常思豐邑。號曰新豐。 鬱鬱非楚實非楚地也。虎

賁孔融與蔡中郎。友善及龜。卒。有虎賁士。類 非中郎實非蔡也。誰則不知。意所

誠好。去而不得焉。言此物非彼物。誰不得知於彼物。而備儲物。以此物故也。麤粗。得其似

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艇之上非過名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

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此名艇之根而飢寒妻子之累。劫強取而留之。

即陶淵明則寄其趣。此三字。於煙波洲。水。島。山。水。中。蒼茫杳靄。水之景。大。之間未嘗一。

日忘也。意中自有使加數年。男勝音。鈕犁。女任紡績。曰。使男能耕。女能織也。晉向子平。

足矣。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此方是實行煙艇乃意所誠伐荻蘆葦釣魚。而賣。

芟芟。芟。芟也。夾。俗。名雞頭子。入松陵。在今浙江。蕭山。縣。即西陵也。上嚴瀨。水經注云。自桐廬至於潛。凡十有

石室。即嚴子陵所。歷石門。山名。在歙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石洞。龍。沃洲。山名。在新昌

里。高百餘丈。北通四明山。唐。而還泊於玉笥之下。山名。史記作石笥山。又即宛委。醉

則散髮扣舷。送為吳歌。顧不樂哉。以上說意雖然萬鍾六斛四之祿。觀與一

葉之舟。意。本窮達異矣。而皆外物。艇與非艇。所爭終屬外物。○自雖吾知彼之不可

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此指一葉之舟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浩。廓。寬。大

着想。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謂此種奇境。實隨在可得雖坐容膝之室。陶淵明

易安。而常若順流放棹。瞬息千里者。○應上文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一句點

上推進一層正是煙 紹興南宋高宗三十一一年八月一日記。時先生年三十七。此書於章舍人求薦。

第二十六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見第一册

月日愈再拜。一本作應博學宏詞前進士天池。莊子云南漢之濱大江之濱。音焚漬

日有怪物焉。起突兀怪物意蓋指龍用易經意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也。品類匹儔也。匹敵儔也也。此句

連起以下一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以上直言得水是其不及水蓋尋

常。八尺曰尋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位之作一頓容地勢極

道一語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爲獮。音寶小類也獮。音豔食之笑者蓋十八九矣。以

上不及水是豨喻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預得地勢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

一頓定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借怪物自預語寫

若俛俯首帖耳搖尾。三種俱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憐是爲不肯乞是以有力者遇

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惟其不肯乞憐是以有力者雖明知其

上好不爲有力者所知是爲第四轉以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指點聊試仰首一鳴

號平焉。此鳴號是未能忘庸用詎登同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

而轉猶致之清波乎。求一知是承上不知而仰首試鳴號以其哀之命也。一其不哀之

命也。二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仍是三疊此種求知可謂奇特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只一通篇無敢譬喻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

憐察之。三句正

第二十七 爲人求薦書

韓愈同上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莊子求馬於唐肆肆猶廐也。馬木並起雙舉夾峙以下遇之

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謂不顧知己者未爲不材。劣與下乘馬也。以上從水及

至匠石。大匠名石也。楚之郢人見莊子嘗見高大樹遇之而不睨伯樂。姓孫名陽周

樂本星名因以爲號。過處坂有騾驢伏聽車下見陽而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

梁之材。切良超逸。一本切良也。仍句句用雙排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

日。字下出正意。而又辱居姻婭。婿相謂曰姻兩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其所得長聲於伯

樂之廐馬得也。仍不脫木馬。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照上文千萬人遙遙相對。亦何

足云。一本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去聲。近也。字咸

得以薦聞。是以冒冒味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以

上述求薦緣由。昔人有鬻馬不售。欲鬻馬而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側注。馬說始

不與木排偶。是文法變換。亦退之風骨。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十倍。本作戰國

策云。蘇代見齊王。先說淳于棼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且五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伯樂乃運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

樂乎。伯樂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跟伯樂以尊仰某公。某再拜。

第二十八 三國論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簡潔。而文章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元豐初。謫監筠州酒稅。假部刺史。所居堂之東偏。曰東軒。因號東軒。其老卒。謚文定。有樂城集。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怯。智。勇。是一篇主腦。以

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謂智勇相遇。夫唯智勇之不足以

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去聲。蓋起。記曰。豪傑盡起。而難平。以上前四句。總入格。末

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起。記曰。豪傑盡起。而難平。以上前四句。總入格。末

三國情勢。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

得而見也。文○暗就漢祖唐宗。例注入曹公孫劉。下悲夫。世之英雄。○此雖混稱。却在內

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以上承上文。暗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

得之者也。漢高滅楚。項唐太宗。劉軍。皆以智勇。獨曹公。曹操。字孟德。因董卓之亂。

不廢。獻帝而自立。國號魏。追尊操曰武帝。地有十三州之半。是也。孫孫權。字仲謀。暨子。策弟。

九。卽今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及江蘇。安徽。之半。是也。孫孫權。字仲謀。暨子。策弟。

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摔。交相。齒牙。嚙。氣。

力。擢無以相勝。兩者。其勢足以相擾。兵禍。而不足以相斃。無怯與闇者。所謂天下

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以上揭不出三國事。仍以高祖為論柄。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史公所謂政由羽。咄嗟叱咤。奮其暴怒。

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一段高祖

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論言橫塞於衝要。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似

者。知取。椎魯。似無意。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也。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頓

出一句轉下文。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暗說項羽盡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

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項羽坐此病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

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却退求去而不能去。漢高分我杯羹及勝中吾而項籍固已

憊也矣。困國以上發揮劉項事為駁倒三。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

自取。項是才字兼括智勇兩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乃為真智大勇世之言者曰：孫不

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才取人句用筆極活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

以用之之術。其術惟何？即以不智不勇，成其智大勇也。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瞭如指掌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即據成卒散倉之要廣收

信。越彭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所謂三者之人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

折項籍猖狂之勢。漢高門謝宴以及相持廣武月餘，皆守雌制人之妙術也。惟此三事

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側注劉備眼光非

已。項羽為比也。文取簡快，則未必然。其中猶有翹然高舉自喜之心。備喜誇功爭名是其病根。欲為椎魯愚樸

也。而。不。能。鈍。鈍。不。顯。鋒。欲。爲。果。銳。銳。果。敢。也。而。不。能。達。不。知。高。祖。之。不。智。大。見。即。二。者。交。戰。於。中。決。斷。是。彼。於。此。不。能。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祭。關。不。能。如。高。祖。據。成。一。舉。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憤。善。守。而。不。能。攻。且。確。爲。政。治。家。非。兵。家。昔。儒。多。論。及。之。生。謹。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吳。孫。權。使。呂。蒙。襲。荊。州。關。羽。敗。死。白。帝。城。○吳。不。能。如。高。祖。之。欲。氣。蓄。勢。以。靜。制。動。不。知。自。用。之。術。三。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術。居。壽。春。州。之。閒。困。於。呂。布。○備。初。從。徐。州。牧。陶。謙。謙。表。爲。豫。州。刺。史。謙。卒。州。人。迎。出。兵。攻。呂。布。擒。之。備。乃。依。操。後。董。承。受。獻。帝。衣。帶。詔。欲。殺。操。事。連。備。備。遂。待。之。而。狼。狽。之。狀。頓。於。荊。州。○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使。備。南。說。荆。州。劉。表。連。盟。擊。操。備。出。兵。伐。表。表。卒。二。子。爭。立。操。取。荆。州。備。奔。吳。合。兵。大。敗。操。於。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一。句。揭。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不。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正。爲。三。國。人。才。儼。彰。

第二十九 論項籍

第二十九 論項籍

蘇洵 見第一册 第十三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用練字法與上篇同一杼軸然此通文法大都先實後主借實定主此

編實主並提三人鼎立惟意所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無量二劉備側重處仍自瞭然有才無慮

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有量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類以終身無成爲上

且夫。○總冒下宜轉兀之至忽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功猶徘徊河新

安問皆不知有勢也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即下文所謂教道而失棄是利不

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及暗說事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

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謂任天下人之取肆惟所欲爲皆不與

魏籠翠三峯鼎立以下節制注慮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承出而死於垓下

籍被圍垓下兵甲已盡旋自刎於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羽既殲殺宋義乃擊章

烏江口垓下今在安徽靈璧縣南見其慮之不長。○章邯引卻處其將王離時諸侯軍人入備恐鉅鹿今直隸寧晉縣西南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沛公改穎

川略補地

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羽既敗邯鄲軍於漳南。邯鄲亦軍絳原。與之相持。趙高使人讓邯鄲。邯鄲遂降。既而降卒多怨言。羽乃就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即今河南新安縣。至函谷。關名。

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沛公以楚漢元年正月入咸陽。項羽以十二月至。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

其勢不得強。上聲。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羽惡沛公。封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卒都彭城。今江蘇銅

使沛公得還定三秦。羽三分秦地封章邯爲雍王。故曰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

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以上實籍鉅鹿之戰。不能有所察與怒。或曰。

雖然籍必能入秦乎。○又發一難。以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

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二世二年。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邯以爲楚

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救趙。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聲耳。謂籍不戰

入關中。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用全力自較沛公易入。沛公之

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比較之。籍自善。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

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籍自籍必能入也。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又

更周。到曰。虎獸名。能食人。獸之有鬚。鬚獸名。鬚類。據其穴搏也。捭取。其子。虎安得不

置鹿而返。返則碎於鬻明矣。○引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古兵書使籍入關。王離王

孫之涉間。秦將二人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也。迎也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壁壘後躡

也。其後覆之必已。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以上兩問答為籍作戰國

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也齊將引兵疾走大梁。魏國之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

殊不達此。并責屯安陽不進。日楚懷王以宋義為卿子冠軍救趙義至安陽留四十六

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罷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

帳中斬之令於軍中諸將莫敢枝梧安陽今山東曹縣東。而日待秦敵。吾恐秦未

敵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以上承上引戰國事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

先圖所守。○上一句提振諸葛孔明○引蜀事即跟棄荊州而就西蜀。按此就關羽敗

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關即劍者可以不亡也。隆中對俱云勝有荆

說亦想。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劍閣棧道可其出不可繼。兢兢恐懼而自完。猶

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守地而上引蜀漢事以證羽不意關中為據若夫秦漢

守地而上引蜀漢事以證羽不意關中為據。若夫秦漢

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此關中形勢所以可貴。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

劍門者而後曰險哉。駁項羽漢即。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也。錢幣。出

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匿也。藏也。而藏諸家。拒戶而守

之。喻妙。嗚呼。是求不失也。設在。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井金積。去。又焉。知其果

不失也。以上引喻。似與盟不相合。又戛然而止。即為結束。驚法似屬散漫。不知此

大冒。論得天下勢。盡天下利。二句。意猶未足。故就左氏國策為多。不能以尋常結構。絕

也。尺之。也。

右兩篇俱論史事。筆極軒豁。足以益人智慧。

第三十 鈞錡潭記

柳宗元

見第八

鈞錡潭在西山西。西山在今湖南零陵縣西。隔河二里。自朝陽起。至黃茅巖。皆是也。其始蓋冉水。一名染溪。柳州先

溪詩序。愚。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頂曰委。勢峻。盪擊。擄擊。益暴也。鬻相

物切也。其涯。為水所衝。刷則崖岸剝蝕。如齒之齧物也。故旁廣而中深。高潭之成。畢至石乃止。石而止。流沫

水泡也。成輪。自成一環也。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此方是潭之本體。○寫潭

妙至柳州實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幽絕。○以上敘潭之來歷。其上有居者。主地以予

之亟。去聲。不。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升官租私券之委積。謂既欠官租。又買

勝其多也。既芟山而更平聲也。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則潭上田可變賣以還債。緩居

通之禍也。予樂音。而如其言。潭上田來歷則崇。增高修而。其臺延。長之。其檻行其泉。

疏而於高者而墜之。使於高。潭有聲。潏然。小水入大。尤與中秋觀月為宜。○着一句

上之樂。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也。孰使予樂居夷。苗夷居。而忘故土。○指家者。非茲

潭也歟。○以上感。嘖作結。

第三十一 鉅姆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上見

得西山後八日。山。○既入。上。四。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五尺。又得鉅姆潭。西二十五步。當

湍也。而峻也。者為魚梁。通魚之往來。亦謂之橋。梁之上有丘焉。○點。生竹樹。其石

之突怒也。偃蹇也。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歛然。立。相累而

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就低處觀。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見上驚名。之登於山。○就高處

觀○區區小石丘耳亦用全力抒寫既寫其奇狀也如是丘之小○點不能一畝可以籠包復反復引喻以盡其態柳州之托物言情也如是

曰籠而有之。○見小丘之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以物售與人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

四百。余憐而售之。○文樂而售亦奇語亦惹詳語與上胸襟坦白。李深源元克己。○二人皆柳州友。時同遊。

皆大喜出自意外。○買小丘。即更取器用剷。○音音。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

立美竹露奇石顯。○句法道勁先。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

遨遊舉熙熙然。○和樂貌。迴巧。○巧若迴呈。獻技。○技若獻。以效茲丘之下。○高款如作頌贊雍容抽

之奇枕席。○設枕與席而臥也。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意與目接也。澹澹。○音澹水貌。澹澹之聲

與耳謀悠然而虛。○神之。者與神謀淵然而靜。○心之。者與心謀。○以上枕席不匝旬應

得西山後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聲事之士或未能至焉。○一華頓往作鎮下文乃發出感慨來寄意更遠。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一本灑。鎬鄠杜。○鎬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是也。鎬即長安縣西北

杜漢時曰下杜唐時謂之杜林今陝西咸寧縣東南鄠唐故城在今鄂縣治北此等地方在漢時皆屬右扶風唐曰京兆府畿輔要地在今則貴游之士爭

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言在京畿相近之地則貴戚游覽之人多見此勝地必且爭買爭則價昂故日增千金爭則力或有所風故愈

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

克己獨喜得之。俗人殊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

幸也。用白描法看似平淡神味無窮。

第三十二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同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

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

岸。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巖。為

青樹翠蔓。絡繹搖綴。參差披拂。潭水有映帶且為下文魚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明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

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斗折蛇行。明

可窮故曰不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也冷落無人淒神寒骨朝人覺是六悄悄幽邃不

懷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潭上妙景同遊者吳武陵號龔古名余弟宗

玄棣也而從者也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書從游者姓名

右三篇一氣銜接柳州小記之佳妙可見一斑矣。

第三十三 論魯隱公 隱公者孔子作春秋所託始惠公庶子桓公之兄也為桓公所殺○此文見志林中為東坡雜著之一

一、例如第一册之論養士

蘇軾 見第十四册

公子翬字羽請殺桓公名以求太宰魯隱公本惠公長子以桓公為先君所愛當桓公長而致之也羽父冀侍富貴請殺桓公以固隱公之位則己可榮隱公名息姑魯伯

求得太宰太宰周之天官管本無此官羽父蓋欲特置以為己榮隱公名息姑魯伯

曰為其少去聲故也吾將授之謂讓矣使營菟裘魯魯邑名今山東泰安縣南六十里

吾將老焉翬懼隱公意既不願殺桓公則羽反譖曰譖公於桓公謂公將殺桓

而弑之隱公十一年文蘇子曰盜指公以兵擬人謂以刀指人人必殺之夫豈獨

其所擬塗路也之人皆捕擊之矣謂不但被擬之人欲殺此盜而擊殺之雖塗之人與盜非仇也

並非有私仇。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言盜能擬一人亦必殃及也。隱公之智曾存猶

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機既動若不知羽父必且貽害他人。今不乘勢正其罪。反告以

情而繼之。是不如塗人之智也。以上劈頭引盜及塗人。隱公惠公名弗繼室子之

子也。其為非嫡與桓仲母曰均爾均爾。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

而生桓公而長聲於桓。然則不得攝隱公追先君之志愛桓公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

乎。推宕惜乎其不敏也。於智也。拍合使隱公誅翬即非擊之請而讓桓。雖夷伯齊

殷末孤竹君二子。何以尚也。茲驪姬晉獻公妾欲殺申生獻公之子而難里克晉臣則施優優人來

來。如字。謂轉里克之施者。通相與設謀。姬曰吾難里克。奈何。施曰吾來里克。一日

而已。乃飲里克酒而誘之。里二世名胡亥子。欲殺扶蘇始皇子而難李斯秦丞相則趙高

秦宦來上之。始皇崩於沙丘。置書賜公子扶蘇。胡亥懼。趙高因說以殺兄自立事。胡

謂斯曰君料孰與蒙恬功高。苟立扶蘇。必用恬。為丞相。君終被誅矣。因反覆說難。斯

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夷之誅。曾謂里克既

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高誅斯。具五刑。反乃榜掠斯。皆無足

哀者。吾獨表李斯事而出之。以為世戒。○以上引文為證。末句君子之為仁義也。非

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並義利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

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上事詳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古者天

亦稱而斬之。宣布高之罪狀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德無也。言其何蒙氏之足憂。謂不

其位。釋此不為。而具五刑。秦法當三族者。皆先戮。斬左右趾。答殺於市。刑也。其終

非下。愚而何。○以上專論李斯。似題外生文。實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蝮蛇。蝮

也。俗名其所螫。音失。蛇類以毒草木猶足以殺人。謂但為所螫之草況其所噬齧。

皆齒。牙相切者歟。鄭小同。鄭玄。孫為高貴鄉公。魏主曹侍中。官名。貴嘗詣司馬師。魏臣

追尊為景皇帝。後師有密疏。未屏。上聲。音丙也。如廁。往廁所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

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蓋疏中有密謀。恐其漏洩。故云云。謂殺之而寃。則我遂

酖之。音成。為羽入酒。其毒殺人。此事詳魏氏春秋。齊王芳既廢。殺之。以滅口也。王允之從

王敦。字處仲。導之從弟。舉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曹世儔。而敦之繼謀逆。允之已

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嚔作大醉衣面皆汗。大醉語也。未敦果照視之。見允

之臥吐中乃已。事詳晉書王允之傳。敦謂允之類已甚愛之。恆哀哉小同。殆哉岌岌。

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見論語。謂危亡之國不可居。所以保身遠害也。○

以上引鄭王二子事為證。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

禍福如此。○利害句。文。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總結出表而出。

第二十四 司馬季主論卜

季主。漢初楚人。游學長安。與弟子賈誼過之。豐然曰。先生何居之賈也。東市。宋忠賈誼過之。豐然曰。先生何居之賈也。東市。

主笑曰。麒麟不與罷驢為類。風不與燕雀為羣。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故寧處卑以避衆。公等鳴鳴者也。何知長者之

道乎。二子爽然自失。○此為論辨類之設論體。例如第一册之寶柑者言。

東陵侯。姓邵名平。秦時封東陵侯。秦亡後。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音田

借事托意。不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音直。蟲類。冬者思啓。

久懣音悶。煩者思嚏。音帝。鼻塞而噴嚏。吾聞之。蓄積蓄極則洩。發洩悶同閉極則

達。通達熱極則風。謂天暑極。則生風也。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謂無屈而一起一伏。無

往不復。謂無去。僕竊有疑。願受教焉。用。○六句。一氣相生。喻廢則必起。季主曰。若是則君。

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其下以決疑已喻東陵侯曰。僕自稱之未究其奧深奧也。願先

生卒終也。再三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尚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鬼神何

靈。因人而靈。夫著音斯。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著龜皆卜具也。禮云。龜用著。人靈於物者

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謂此等身出處大車宜聽於己心之誤。下文方出聽於枯草

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謂此等身出處大車宜聽於己心之誤。下文方出聽於枯草

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謂此等身出處大車宜聽於己心之誤。下文方出聽於枯草

是故碎瓦頽垣也。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謂此等身出處大車宜聽於己心之誤。下文方出聽於枯草

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笙笛皆竹爲之樂器。龍吟也。鬼燐。火曰燐。螢火。昔日之金

釭也。華燭也。秋荼春薺。齊上聲。荼。菜名。詩云。昔日之象白。白。同鼻。嶺表錄異

駝峯也。丹楓白荻。楓。經霜則白。丹。昔日之蜀錦。灑之於江。故

爲不足。○互相發明。俾知有無。本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謂

夜之問。花即有開謝之變。秋春相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激湍。上

澶物亦有新故之殊。○四句韻文。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勢湍上。

下○其○下○必○有○淺○谷○深○潭○高○邱○地○勢○隆○起○然○下○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觀上又何情卜
○以上暢發今昔有無之定理歸到不疑省
卜○之○說○微○言○妙○論○令○營○求○富○貴○人○發○到○不○疑○省○

第二十五

種麻篇

曹子建五言古詩例如

何景明

字仲默明弘治間吏部員外郎李夢陽等稱十有七才

文集

種麻。植物可冀也。滿丘。詩云麻丘種葵。植物有花亦冀滿園。中言種麻則希望其生滿丘

合羣也。○二句比與引起如今世恆言事須孤生易搖悴。搖悴也。獨立多憂患。謂孤生

多憂患也。○此二句反逼出合羣之原。理何等親切。當行。謂出行。思故旅。謂伴當

食。謂羣居會。思故歡。謂舊日人歡愛之。○二句先機失所豫也。臨事徒嗟歎。謂事不

豫致審慎。必至臨事失措。則徒嗟歎一籌而已。○升蕭艾。乃至。蕭艾喻惡草。離騷

喻今直為匪人。不肖者。流必速。而升之。則艾類聚也。至。鉏桂也。致傷蘭。蘭桂喻花

枯人。荷矣。○不知桂上之芳烈。而對言。則不可不傷其類也。物理有相附也。疇能識其端。承

求上言。蘭桂與蕭艾。各有先機耳。斷金心。其利二斷人。侯同志。抱玉難自宣。懷才德也。玉喻

二句謂志同道交結良非易君當圖未然○二句若出正意即合不在多言也

全篇分兩層故歡以上言合羣先機以下言擇交

第二十六 項脊軒志 一本志作記

歸有光 見第一册第二十六

項脊軒。此軒名蓋取短狹之意如在項脊間也 舊南閣。爾雅云小閣謂之閣 子也。釋題一句 室僅方丈。方一丈也 可容一

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音鹿屋 雨澤下注。即漏 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

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暗也。南閣子舊態以上狀 予稍為修葺。使不上漏。應上雨 前關四窗。

垣牆周庭。繞庭院以垣牆也 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應上日過 又雜植蘭桂竹木

於庭。舊時闌楯。楯曰闌。橫曰楯。呼欄楯曰楯。俗呼欄楯曰楯。呼欄楯曰楯。呼欄楯曰楯。 亦遂增勝。言闌楯雖舊亦因闌楯 借書滿架。偃仰嘯歌。

冥然兀坐。遂與舊時不同 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幽寂如

劍南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駁。影參差狀也。牆上 風移影動。珊珊可愛。如珮聲也。庭中

修葺後情景。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此一提。開出 先是庭中通南北為

一迨也。諸父異爨。謂分析屋宇而 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取其互相 東犬西吠。

室即東人之犬見西客踰庖而宴客分居則各自為主各私其雞棲於廳故雞雖公共場所

無任過問也庭中始為籬籬竹已為牆為牆土石凡再變矣○以上敘吳巖後之凌亂

今昔家有老嫗女老曰嫗○就老嫗寫居於此嫗先大母母媼婢使役者供也乳二世

生之二乳母及其姊也先妣先生撫之甚厚優待之極室西連於中閨也內室先妣嘗一至

嫗每謂予曰逝世後謂母已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哭聲而泣

而泣嗚嗚娘老嫗述主以指扣也敲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俗

語通語未畢予泣嫗亦泣嫗說先妣事予自束髮禮記云童子之節也歸束髮漢

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頗有

比去以手闔門即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句頃之

不多持一象笏一名手板朝見時所執至曰此吾祖太常太常寺九卿之一公宣德

年號宗間執此以朝見入朝他日汝當用之象笏授之為之兆也○此大母語以瞻視顧

回遺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平不自禁如可暗令人悲感也○以上述先大母語軒

東故嘗為廚也即庖人往從軒前過予肩膈也閉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靜中寓

東故嘗為廚也即庖人往從軒前過予肩膈也閉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靜中寓

得透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若也。有神護者。事一以上句鎖軒中。項養生自號曰蜀清。

名守丹穴。之丹。碩砂。利甲。千第一也。為十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史記貨殖列傳云。

以丹穴。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賞。秦皇帝。劉玄德。劉先主。與曹操。武帝爭天下。前第二十

八。諸葛孔明。名亮。蜀丞相。起隴中。韋。居襄陽隆中。劉先主三聘。侯。方二人之味。味於一隅也。

顯。味。不明也。謂未。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指項中。方揚也。眉。目。謂有

奇景。文。修。葺。人知之者。其謂與。埒。同。井之。蛙。何異。子。以上引古自況。記之。正文

此。予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倚也。凡學書。吾妻歸

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史。漢。如。涉。之。為。王。沈。沈。者。之。類。胎

先。以上。述。妻。語。與。前。遙。映。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頓。一。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

人。復。葺。閣。子。是。滄。桑。兩。度。矣。於。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居。歸。結。軒

字。後。段。文。字。亦。完。下。三。語。庭。有。枇。杷。果。木。名。樹。高。丈。餘。花。白。五。瓣。實。形。圓。色。黃。吾

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享。享。如。蓋。葉。圓。滿。貌。矣。妻。死。尤。見。章。法。筆。法。定

第三十七 巧者王承福傳

第三十七 巧者王承福傳

六十九

韓愈見第五

坊一作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先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足無不者聽其言約而盡。○又

論。以上總起立。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唐京都名長安縣名農夫。天寶唐玄宗年號

之亂。發人為兵。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討持

弓矢十三年。有官勳。謂有功也棄之來歸。謂棄官勳不喪去也其土田手鋤。音滿平聲

衣食。○以上敘承福棄官勳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去聲。屋租

也。當所當之值。謂三十餘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償。還也。準

中。貨舍於市。而出租金也。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謂有餘錢。即分與貧苦之

賤。而增減其坊之工。價以爲價。還地步。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蠶。養織績織。織而後成者也。○耕織特

手。鋤高土。食情事。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總括他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備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

出。皆為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言彼此各致其能。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此

極。而官之。推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音閱。亦焉。○謂之小

如。容。量。一。食。焉。而。息。也。惜。其。事。必。有。天。殃。小。其。容。量。若。大。器。皿。所。任。事。亦。大。能。小。者。所。任。事。亦。小。

且厚論而實則意於其事以天道論之必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應上文小大不

致其能夫鏹去聲易能可力謂可以教焉又誠有功取其直同雖勞無愧吾心安焉處

能立說其夫力易去聲強上聲而有功也心難強上聲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

子○暗用孟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去聲為而無愧者取焉○應上文各句○以上就操

有精其意確嘻吾操鏹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至我豈感異於人哉句方止有一至者

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言已敗落而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鄰

或曰噫刑戮也殺戮而敗家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謂主人既死子

也藥或曰死而歸之官也謂主人死而欠官帑未吾以是觀之承上總括三層此是

痛快極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第一層強述上文非強心以智而

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去聲否而冒之者邪○第二層應上任何大小非多行可愧

知其不可強而為之者邪○第三層應上任何大小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第四層

過厚則富貴自難久守也抑豐也盛悴衰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第五層又

感概一步說吾之心憫焉○總束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應上勞能句樂音富貴而

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反激一句束得有力之故在此絕大議論中覺又曰一轉提出

不立家室理由且為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也。○寬大妻與子皆養於我也吾能薄

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此明不著又吾所謂力勞者也。○謂善乃用力為勞之言若立吾

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此應上文用人及擇易為

等句○以上寓自業自解愈始聞而惑之。○有疑又從而思之。○有審蓋賢者也。○一蓋所

謂獨善其身者。○再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此二句揭善然轉急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如易

愧其為人也過少。○如棄官勤其學楊朱。○周時之道者邪。○同耶楊子之學以為我為主

一此抑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而夫扶人福即承以有

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心以為人乎哉。○此數語承揚朱之

雖然其賢於世之愚不得之而患失之者。○論語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失之以濟

也其生之欲。○暗應妻貪邪而忘道。○應薄功厚獎以喪其身。○三應利戮者其亦

遠矣。○自雖然起至遠矣承福人品忽抑忽揚波瀾曲折又其言有可以警也。○戒余者。

故余為之傳而自覺焉。○一本作自覺○以自

第三十八 上樞密韓太尉書

樞密官名也。宋時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謂之二府。其權極重。蓋始

於五代時。後唐莊宗使宰相兼樞密使也。至元時尚有之。明代始廢。韓太尉名琦。字稚圭。宋英宗神宗時為相。封魏國公。

勳望為一代冠。在范文正公之上。天下並稱韓范。卒。忠獻稱太尉者。樞密兼武職。同於漢時太尉。故用古稱。

蘇轍 十見第二

太尉執事。言左右指執所尊之人。轍生好為文。在生為文嗜好。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

氣之形於外者。○語精妙。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文因氣得。非學所能致。氣可以養而致。起一篇大意。孟子曰。

我善養吾浩然氣。廣大之氣。○引孟子語。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由浩然之氣而來。充乎天地之間。

稱聲其氣之大小。一證。孟子子語。太史公即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徧觀四海名山大川。史記五帝本紀贊云。

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與燕國名。今直隸趙國名。今直隸間。今直隸山東二省地。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豪

俊人之有才氣者。交游故其文疏蕩。疏散而頗有奇氣。○太史公二證。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

此之文哉。○跌蕩有神。其氣充乎其中而溢滿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

自知也。寫文隨氣發。有波起雲馳之勢。○以上申明文為氣之所形。非親嘗者不能道。轍生十有九年矣。○宕其居家所與

游者。不過其鄰里。五二十家。鄉五百家。黨五百之人。○不足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

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不足二百氏○諸家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

足以激發其志氣。○發志氣三恐遂汨骨沒。○謂聲名埋沒不彰也故決然捨去。○撇去上文求天

下奇聞壯觀。○四字主腦以知天地之廣大。○虛揭大意過秦漢之故都。○秦都咸陽。漢都長安。俱今

陝西會地。忞觀終南嵩華。○終南山。即秦嶺。山脈之中。舉其主峯。在今陝西藍屋縣。嵩山。在今陝西華陰

縣之高。○高山一北顧黃河。○中國第二大河。經行甘肅之固。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甲

古秦傑。二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皇帝所居之壯與倉廩。○穀金府庫。城池。○衛民苑囿。○以備

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巨麗三見翰林歐陽公。○歐陽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

容貌之秀偉。○秀美大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歐陽公

以上四段。觀筆。本欲說見太尉。卻自嵩華黃河。京師。許多奇聞壯觀。說來。文勢浩瀚。至第四段。可以出太尉矣。卻又借歐陽公作實。設色烘托。擲盡致。所謂少年文字。

嶧嶺。綽爾爾。太尉以才略。○才能冠○去聲天下。○轉接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

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周公旦。召公奭。俱周宣王時名臣。而轍也。

未之見焉。○一句挽上起。且作一頓筆。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開轍之來也。於

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

敬○反掉上破文一齊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讀○應上歇韻公然後可以

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以結束奇開壯觀筆力千鈞轍年少去聲未能通習吏事

法○當官行嚮日之來非有取於斗升量米之器升古者則計石之祿俸也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音洛又自然幸得賜歸待選謂賜之歸田而待銓選○意在求見太尉

使得優游從容閒暇也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以不

已謙詞也之意只此一句又幸矣住意洒然○以

第二十九 超然臺記

蘇軾見第一册第十四

凡物皆有可觀引起觀字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音洛○樂字全篇是超然之根非必怪奇偉也麗華

者也承承句承舖也糟酒啜也醜人皆醉何不歸其糟而吸其醜皆可以醉果曰果蔬菜

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字○以上總括一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

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推勸出超然真喜之常情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

欲者有盡利達言指富貴美惡之辨戰乎中交戰也而去取之擇交乎前謂人不能因

美惡之辨。如兵甲之戰於胸中，憂勞惶擾，已不堪其虐矣。况因美惡而去取愛憎，外心斯起。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陶彭澤所謂心為形役，此皆不能超然物外，爭也。之患。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故不超然，是謂求禍而辭福。今以求福辭禍，本可悲也。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

而多悲。少樂。是無異求禍辭福也。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所謂召者，即此類是也。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

蓋之矣。蓋，蔽也。承上起下。彼游於物之內，由故曰游於物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皆有至觀樂

可樂。故曰物非有大小也。一。句。提物。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則必一視爲物，高

大於我，而我之小矣。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俗云：迷暈眼花也。反覆。謂震於高大，心

感亂。盡失本。如隙中之觀鬪。甚小。眼。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落音

出焉。橫，生也。非正當之見解。乃爲物所眩惑，而妄作愛憎者。故曰橫生。至美惡。可不大

哀乎。樂皆以上言遊物之內者。因美惡而生憂樂。則上文無往不。予自錢塘移守膠西。

錢塘。指杭州。今杭州。不協。膠西。指膠州。今膠州。越。三年。移。膠州。釋舟楫之

安。杭州水道四。而服車馬之勞。膠西多陸行。去雕牆之美。杭州屬。而蔽采椽之居。史

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註。背湖山之觀。皆山風景絕。而行桑麻之野。膠州濱海。見

麻。始至之日。歲比去聲。不登。盜賊滿野。獄訟。俗呼打。充斥。多。而齋。齋。廚索然。冷

日食杞菊。蘇集有杞菊賦，自云春食，夏食杞葉，秋食花，冬食根。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兩反，遁上，超然，末一境，句遇，跌出。

尤處之期年而貌加豐也。謂膚革充盈也。髮之白者日以反黑。髮白反黑，是心廣體胖之徵驗也。予既

樂其風俗之淳樸也。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無能也。以上轉出樂字，寫得自在之至。

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論語

完矣。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臺先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

肆志焉。此句正為無往不樂寫照，且作上下文開鎖。以上寫樂字正面，南望馬

耳常山。南山名，馬耳山在諸城縣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云：清水出馬耳山，山高百丈，

於此名曰雲泉，構亭其上，先生嘗禱雨。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二

多秦漢時而其東則廬山。在諸城縣南三十里，本名敖洞山，因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

秦始皇使盧生等求不死之藥，及仙人安期生，藥門之西望穆陵。關名，今臨朐縣南

南，接沂水縣界，左傳管仲隱然如城郭。師尚父。即呂尚，俗稱姜太公，劉向別錄

公名小白，春秋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水名，流經諸城縣北，又

陰韓信封之功，而弔其不終。史記淮陰侯傳：信攻齊，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信乃

大半不勝。運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壘。壘水大至。龍且軍大敗。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遂平齊。後因人告。謀反。呂后使武士壘縛信。斬之。長樂。鐵臺。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之。樂人。擷亦音。園蔬。之猜取園中。取池魚。釀秫酒。釀酒為醪。音。去

嘗不在客未嘗不從之樂人擷亦音園蔬之猜取園中取池魚釀秫酒釀酒為醪音去

淪脫粟。淪。煮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鑿也。而食之曰樂洛哉遊乎。正。寫。臺。字。一。振。之。常。態。方。是。時。予

弟子由適在濟南。今山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手。作。結。文。境。活。濶。異。常。隨。以。見。

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外。等。句。超。然。之。意。往。不。樂。及。遊。於。物。

第四十 寶繪堂記

蘇軾 見第一册 第十四册

君子可以寓託也。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戀也。意於物。二句。留。意。起。全。篇。大。寓。意。

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之奇妙不足以為病。不。樂。與。病。對。待。字。而。樂。之。留。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往。不。寓。意。於。物。則。我。為。主。觀。物。為。客。觀。我。既。無。

而憂於中。微物尤物等物耳。欲樂而正。見可病之有。若反。是。則。我。持。論。洞。達。美。惡。之。辨。未。嘗。交。

我理解。了。然。洞。澈。妙。能。深。入。斷。出。老。子。周。史。官。著。道。德。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聾也。不聞。五味令人口爽。之。差。正。味也。失口。馳騁。疾。行。馬。田獵。令人心發狂。經。見。老子。十二。章。

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下。復。寓。意。引。留。意。證。據。靈。劉備。見。前。主。之。

雄才也。而好也。去聲。嗜。好。結髦。魏。略。云。備。因。手。自。結。之。髦。見。諸。葛。亮。時。適。有。軍。當。人。復。有。鬣。牛。尾。但。

結。而。已。耶。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替。康。晉。人。叔。夜。之。達。也。而好鍊鍛。康。好。鍊。鍛。夏。日。嘗。

投。而。背。耶。與。髦。同。以。飾。馬。者。也。乃。替。康。晉。人。叔。夜。之。達。也。而好鍊鍛。康。好。鍊。鍛。夏。日。嘗。

柳。樹。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為。禮。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慳。謂。曰。何。所。聞。而。阮。孚。字。遙。集。

之。放。也。而好蠟屐。兩。字。性。好。色。自。蠟。屐。或。謂。之。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此。豈。有。聲。色。臭。

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作。資。引。起。書。畫。好。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

人者。味。亦。非。若。聲。色。臭。莫。若。書。與。畫。出。始。點。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下。起。文。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不。傳。元。常。曹。魏。時。大。傳。初。求。蔡。邕。筆。法。於。章。誕。誕。祕。

乃。得。活。之。見。宣。和。書。譜。其。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齊。書。云。太。祖。善。書。與。王。僧。虔。賭。

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帝。中。第。一。上。笑。曰。癩。可。謂。善。自。為。謀。矣。又。書。斷。云。齊。王。桓。玄。之。

走。舸。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子。也。玄。許。表。請。平。姪。與。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輕。舸。

笑。成。之。王。涯。之。複。壁。唐。書。王。涯。傳。涯。家。多。前。代。法。書。皆。以。兒。戲。嬉。戲。小。兒。之。害。其。國。玄。王。

凶其身。如鍾離孝武王僧虔此留意之禍也。留意字響。以上歷證留。始吾少時。嘗好此

二者。指書畫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上聲。與也。幾成留意既而

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書。畫。豈不顛倒錯謬。謂輕重失其本心

也哉。自答自自是不復好也。皆去聲。再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萬然為人取去亦不

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於見百鳥之感耳。於聞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

之所謂寓意。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樂病字響。以上現駙馬都

尉。官名。帝婿。非正駕王君晉卿。晉卿名說。凱之子。全斌玄孫。能詩善畫。尚蜀雖在戚

里。漢制。長安有戚里。人君姻戚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角。勝平居攘

除。去膏梁。肥肉。美屏。上聲。音遠避也。聲。俗無而從事於書畫。嗜好作寶繪堂。出堂

名。於私第。別於官署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

好。合前文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樂病字一敏捷齊也。以上敘作記

骨董家各種議論。喚醒熙寧神宗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日記。在徐州

第四十一 家譜記

歸有光 十九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上老輒也動輒塗衣問先世故事○從家譜之蓋緣也幼年失母

生七歲喪母先居常也平日不自釋釋不能開懷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

謂已死者恐不能待其生平實創也傷巨也而痛深禮記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

痛深而不也○揭真由天即從貼身說起親親之誼昭然若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

衰源遠而未分○如流水深然難源既遠口多而心異○心計各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

句一貪財鄙陋詐欺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發揮日益衰之率百人而聚○猶言

也無一人知學者而失學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能明理而貧窮而不知卹

濟救頑鈍不敏頑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

近不知睦姻鄰族之義惟知私其妻子此晚冥冥汶汶玷辱也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

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秒忽○言祭祖之費雖秒忽必吝數之至繼曰

盞俎豆盛肴壺觴者盛酒鮮少也或靜嘉○詩云籩豆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表也

班曰綴言不能綴成也乃有以戒約賓○私宴請之故而改將事○將率也奉之期○私宴而改

也。出庖下之餽。食餘以易薦新之品者。謂出已所食之餘以祭祖先反以祖先薦新之品供已饗食也。以上四句皆跟薦祭而言道。

悖理。而歸氏幾。平聲於不祀矣。文。○慨然說出不祀二字。敘束上。小子顧瞻廬舍。就家

閱歸氏之故籍。就譜慨然太息。憂體出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歸氏之後乎。而

何以至於斯也。出下文議論引父母兄弟。吾身也。猶言吾身之本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

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下○思字實思則飢寒而相娛。也。樂不思則富貴而相攘。言思

上三者之理則雖處饑寒亦可共相娛思則萬葉也。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為胡

越。胡地在北越國在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孩哭聲也懷中。

就初生時飽而相嬉。戲樂不知有彼我也。長。上聲而有室。娶則其情已不類矣。分彼我

比。去聲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伯叔所生俗之相視矣。已漸覺方是

時。惟恐夫去之不速。析處分居為快而執念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

離也。按今世文明國主強社會集合於家庭集合不甚注意故兄弟分居習為常例

俗尚不同故不可泥古而非今也。先生所言大可為滯俗針砭。然強以離之親乎。讀此文

害意不可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

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也。父也。歲時從諸父也。伯叔兄弟。執觴酒。上壽也。見祖父

幡然貌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

不深自傷悼也。也。諸弊者。特為親者。諱不可明言。讀者當知此義。然天下之事。壞之

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有挽回薄俗之意。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

人。而況於骨肉。曰骨肉之間乎。兄弟。合拍上文。古人所以立宗子者。周制宗法。立嫡

之宗子。大夫士皆有之。其餘諸子。為小宗。所以尊敬。優禮。宗子者。長子為大宗。謂

如臣僕之於其主。而宗子亦必以德行禮。體為表率。秦漢後。宗子廢。以仁孝之道。責之

也。貴其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而居者多遷徙。無常宗法。漸廢。及秦皇統一。封建永

絕。而宗法亦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古者以家族制治天下。不

治。儒者多慨然於此。今則社會制。發明。患在彼不在此矣。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意也。雖居窮守約。

約。亦未顯達。不錄。錄取也。於有司。有司。主試之官。時先生尙未通。而竊觀天下之治

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

於譜。字極鄭重。故吾欲作為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為譜者也。道。謂以仁孝之

震川篤於倫理，此文意思淵厚如朱文公，而樸茂過之。

第四十二 竹江劉氏族譜跋

竹江地名。○此序跋類之跋尾體。與題後義近。足後為跋。此引伸義。

王守仁 見第一册第四十四。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古郡名。舊吉安府屬。今江西吉安。漢時屬長沙國。者出長沙。定王發

漢景帝第十子。封於長沙。定其謚。發其名也。今昔所傳有自來矣。○先從在安成者。斷其確係長沙王。後為下文竹江闕疑地步。隨起隨撤。竹

江之譜。點出竹江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其譜不追列定王也。○以上敘張本。江

見素子。別號。先生。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

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旁支。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即三家。孟孫叔孫季孫氏。

也。皆桓公之後。是實不可得而翦。翦。除也。謂不可除。諸侯不載也。注下文。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見論語。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

已。○以上斷定闕疑。言必稱王道。是陽明人偽滋多。而風俗壞。謂人皆

俗敗壞。上下相罔也。欺罔。以詐人無實行。○此實家無信譜。○此主天下無信史。○是句連

之類。及三代以降。吾觀其史。因譜而論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高下之概。大而

已爾。言下無信史句發揮不能事理入家無信證意。士大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

詡。誇其先世以為重。如門第之見。中人以上。類冒昧。明攀緣也。附適以絕其類。亂其宗。

謂不問來由。不考世系。昧昧然冒其名。舉無理之尤。不知桀國主紂國主幽厲。周

為己之祖宗。反使嫡派滅絕。血統淆亂。此實無理之尤。不知桀國主紂國主幽厲。周

主之出於禹。夏與湯主商與文武主周與而顏子淵字閔子驚字曾子與字孟字與字

先未始有顯者也。夏桀商紂周幽王厲王皆昏暴亡國之君。然實禹湯文武之後。顏

於世也。謂果誠身立德。何必出自名門。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為世法也哉。復重筆低。孔子曰。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見論語衛靈公篇。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淳厚之風。俗之可也。不闕疑之害。

而深嘆竹江譜能闕疑之善。低徊往復。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可數。爾以

仍歸到王道上說。欲藉以改革人心。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可數。爾以

下於正論外。又補出一義。若謂即結穴。作一氣韻。至其十一世祖敬齋公。遂以

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必首廉吏。敬齋曰。清節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

學顯。德業馨光。馨香聲也。方為天下所屬。有所集也。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

不一足矣。謂不一其人。况其世賢之多也。尙世有賢人。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

夫。結仍踈定長沙。說闕疑之利如此。

右二篇皆從家譜立說，一譜意，一譜法，家庭道德，吾國之國粹也。

第四十三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按元二年譜也。此詩作於成都草堂，無疑。○上

此古詩中之歌行體。

杜甫 字子美，號少陵，唐天寶時杜陵人。後居劍南，肅宗時拜右拾遺，又依劍南節度使嚴武。善詩，世稱詩聖。

與李自齊名，曰李杜。曾官工部員外郎。嘗有杜工部集，一稱杜少陵集。

八月秋高風怒號，平聲。莊子云：萬卷我屋上三重茅。平聲。茅飛渡江灑，一本江郊高

者掛^{古犬切}。長林梢。木末下者飄轉沈塘坳。於交切。水塘低處也。南村羣童欺我

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音奪。茅如盜賊也。公然抱茅入竹去，音操。樂府云：來日唇焦口燥

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少陵以上歎之狀。俄頃風定雲墨色，將雨之象也。秋天漠漠向

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惡如字。言小兒踏破也。牀頭屋漏無乾

處，雨脚如麻斷^{連解不}。未斷絕自經喪^{去聲}，亂少睡眠。長夜沾溼^{應雨}，何由徹。徹曉也。天下寒士

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奇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而起}，見此屋也。即指廣廈萬千間

健。以上傷夜雨。健。追之苦。安得廣廈千萬間，忽發奇想。出人意表。此先生大庇^{猶言}天下寒士

都神白樂天亦有句云安得布裘長萬丈與君
吾盧獨破受凍死亦足○補入此句
以上從苦中求安推及人情大有民
吾同胞物吾同與之意結句尤動

第四十四 平邊策

士周時以吳蜀幽并等國為邊周世宗集朝廷文學之
類之一體自漢董仲舒對三策
後多係應試之作亦謂之試策

王朴

策字文伯五代周世宗時東平人善屬文世宗試以
益重之官至樞密使世宗出征屢任留守卒贈

侍中五代
史有傳

唐失道而失吳蜀五代唐李氏沙陀吳蜀皆輕視之不復朝貢後郭崇勳蜀及明

宗時孟知祥自立為晉失道而失幽并晉主石敬瑭本明宗婿也借契丹力稱帝乃

漢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起四句括全篇大意文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唐

主重貴等晉兵驕民困○暗說藩鎮橫行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

而至於濫○泛說當時僭亂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吳揚行密蜀孟知祥

幽并幽遼鄂約等乘其閒去聲而據其地○以上敘失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

謂平之無他術在去其失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根本之地須用能去不能以

審其才。求適當二。必恩信號令以結其心。三。結人。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四。將知。恭儉

節用以豐其財。五。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六。阜民。俟其倉廩實足器用備。七。兵。人可用而

舉之。者之效果六。彼方之民。即指吳蜀幽并。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三。

文句。緣應上有必取之勢。勢。力。已。足。彼。方。說。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諜。音。蝶。間。偵。探。軍。情。者。亦。

名。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所謂知彼談彼民之敵國與此民之本國之心同是與天意。

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功的功。精當語千古不破。凡成事者無不先求人心歸之。人心即天。

是也。立憲真理亦復如攻取之道從易者始。○。通。進。一。步。就。當。今。惟。吳。南。唐。已。為。

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周世宗時吳已為李昇所篡。改國號唐是也。朴仍其舊稱耳。時。

東南取海。南取長江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

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此即左傳伍員所之說也。肆以。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

之強弱。南唐志在保守而僕大射馮延巳好談兵。時有北征之議。然實兵備不足。周亦。

和。攻虛擊弱。孫子所謂批亢搗虛。又云出其不意攻。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謂勿大。

加。其。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自昔而然。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

則民困而國竭。行營大都十二年周師南營南唐主大發節度使同平章事劉彥真為北面

面行營使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授都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

北諸州乃國家周指之所有也。南唐保大十四年周擒皇甫州及姚鳳於揚州。楚州江東

去帝號稱國主以求和。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

則用力少而收功多。以上言平吳之術始。得吳則桂廣。桂今廣西。廣今廣東。南唐

漢所併。廣屬南皆為內臣。言臣服也。岷蜀。孟江。蜀地。今四川。蜀所滅。可飛書而召之。

傳檄可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謂蜀亦不難平。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謂

死守之。力無唯并必死之寇。北漢劉崇。據太原。稱帝。與遼相結。士不可以恩信誘。必須

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以上言平方今兵力精練。

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此係頌揚常語。然周世宗一稔。穀然為一年。之後。

可以平邊。謂如其說。則奏效甚捷也。臣書生也。時朴尙新進。不足以講大事。至於

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望君主寬其罪也。謂雖有不當之語。

第四十五 讀江南錄

見前文體亦序讀孟嘗之書後體

王安石 十見第

故謂已死也散騎常侍宋官。後漢以來有之。初為侍從之職。徐公鉉銜。字鼎臣。揚州廣陵人。

宋常侍。至左常侍。奉太宗宋太宗。命撰也。江南錄書名。蓋記吳至李氏亡國之際。南唐

李煜元宗李瑋。後主。不言其君之過筆。但以歷數存亡論之。但歷數。尚書注為天。道。論。

天謂徐氏。但論曆數存亡。蓋本此也。雖有愧於寶錄實。錄。先不足為事。其於春秋之

義春秋。臣子為。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為得焉揚。以

上之。得。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勢絕。大。謔。論。下。文。乃。引。前。古。

事之。歷。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斷紂。為。君。國。主。也。至。暴。矣。武。王。

周之。與。王。名。發。觀兵於孟津古地名。於孟地。設津。今名河陽。渡。又。諸。侯。請。伐。紂。武。王。

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紂之父。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此。周。武。勝。紂。事。由。

季梁人名。隨。國。名。一。春秋。時。為。漢。陽。諸。隨。人。雖。亂。楚。國。名。本。名。荆。春。人。不。敢。加。兵。

事隨。以。季。梁。而。存。由。於。不。殺。忠。臣。虞山。名。亦。隨。縣。今。以。不。用。宮。之。奇。公。之。臣。之。言。晉。人。

始有納璧假道之謀晉。人。之。奇。諫。不。聽。事。見。左。傳。假。道。於。虞。以。伐。三。然。則。忠。臣。國。之。

與切關係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忠臣亡則國與之俱存。予自爲兒童時，入正轉

文井點出，已聞金陵臣潘佑。佑，幽州人。後主時爲知制誥，佑常懷國勢衰削，小人充

能用佑七疏不止，乃令專修國史，悉罷他。以直言見殺。云佑開命自殺，當時京師因

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辜。舉同，與。宋師伐南唐時，下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

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末一國春秋潘佑傳，僅言憤切上疏，連上七疏而不載其文，惟

擠之，後主遂大怒，借李平事收予諸父。伯叔輩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

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忠臣調斷定，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

以妖妄。妖，怪也。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相傳佑生時，母夢龍爲上帝，所罰因吟詩云：只因

春秋亦採入，皆妖怪妄誕之言。徐兢以此三十六歲命等云：十國不止於佑，其

它同所誅者，皆以臯戾。謂不止言佑如此，其他爲後死何也？予甚怪焉。以上論潘佑

是最大疑竇，說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承上古

亡國之禍，必由於於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辜。下文徐氏私意是乃徐氏匿情實也之耳

刻是深文，然言理精，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賢於已而誣之也。嫉生

於不勝所謂他人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

之即嫉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鉉不知諫以佑見誅鉉又不

能力諍其忠且嫉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筆力深銳鉉

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生於應上毀故匿匿字其忠而汙以他辜指佑應死以嫉

矣。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誅者皆以罪戾二句噫若果

有此。吾謂鉉不惟厚也。重誣也忠臣其欺吾君指宋太宗不亦甚乎。謂奉太宗撰書而不

即欺問之大罪也。○又逆一層。斷鉉罪狀。○以上論鉉罪惡之機。由而以歸到欺問本朝。作結。用筆精悍絕倫。

第四十六 獄中雜記

五十一年三月。此記作於康照。

方苞

見第二十一册

余在刑部獄。先生以戴名世南山集之獄。為族人大方孝標奉見死而由竇出者。由壁

也。拽出日三四人怪之。有洪洞令君今山西洪洞縣令者知縣官也。杜杜君者。作而言曰。

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謂寒暑之氣。尙死者尚稀。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

君曰。是疾易去。傳染有細菌。能隨病者之涕唾衣服器具。傳染及於他人。遺遇者雖

戚屬不敢同臥起。此言尋常居家事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禁掌居中央

牖其前以通明。屋極也。頂也。有窗以達氣。通。禁卒之室較之囚處之室不可同年而語矣。

旁四室則無之。望溪外集本無此三句而繫囚常三百餘。每薄暮下管鍵。防囚逸也。又無他種禁制法故惟以幽閉

為事。矢溺。俗稱大便小便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謂飲食亦不潔。氣相薄。音迫迫。又隆冬貧者藉

地而臥。即席也春氣動鮮不疫矣。諸病齊發互相傳染則之疫。暖則獄中成法。質明

天方明也。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按吾國自

監獄中。慘狀如此。今日方議改良。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皆言有氣傑旺。染此

不一二。謂體質傑悍。氣血旺盛。故不致傳染。按近世醫家亦言拒抗力盛者。則可不染疫菌。或隨有瘰。其駢死皆輕繫。繫以輕罪

及牽連佐證。同案牽連是嫌疑犯。佐證。法所不及者。染疫事。余曰。京師有京兆獄。

京兆係古稱。清名順。有五城御史司坊。清因明制於京城中設巡查御史。名五城。何

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訟獄情稍重。京兆五城則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

京城有九門。皆提督所請禁。故曰九所訪緝也。稽查糾詰。問也。正副郎。每司一。郎中。滿

清初因明制。刑部清吏司。止十有三。其曰督捕。凡十四。其後增。正副郎。每司一。郎中。滿

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暫時的實保人出居於外出居之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定量也而官與吏部分之各得其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餘貧者不能行賄則彼正可借榜或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以已行而輕者無罪者以能行賄而吝惜者憂憤寢食違節均因憂憤之故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外集本此下有伏見聖上一段今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遺疫當獄中人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隣人蓋使為左證者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同泛徧也訊之謂以杜君之言又徧問各衆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蓋胥役隱語或富者

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謂磔及凌遇刑也磔解其四體俗云極極毒毒之非刑也日

順我謂順其意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

則三縊加別械謂三縊後加別種刑具也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大辟斬首也斬首巧故云

無可要然猶質其首質音至抵押也留其首以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

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言如上要挾之也主縛者亦然謂行刑之先不如所欲縛時即

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凡秋決先以出決

否則以朱筆勾之在勾內者則照行其傷於縛者即幸留病數月乃瘳病愈或竟成痼

疾謂手足殘廢也○以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在

得耳謂果無有果屬赤貧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戒其餘謂不行且懲

後也公然言之橫足不如此則人有倖心謂人見可以極貧而免則必詐為貧狀以

榜力以為可以極貧為說也故曰警其餘曰懲後所謂主梏梏者亦然精極如

之謂笞杖之類言管梏同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即俗稱夾棍也古一人予二十金

骨微傷病間月餘一月一人倍之四十傷膚兼旬二十愈一人六倍一百二即夕行步

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謂家產有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為差變言以

多寡為用刑輕日無差誰為多與者謂既無等級則人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意謂

禁卒。猶是人類。惟其所操之術。近於殘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之印章部中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謂就文書中緊要字句私自增

減奉行者莫辨也。謂直省官吏之奉其文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上聞謂進

詰問事大移關諸部。謂各部互相往來。關白恐地位接功令。即頒行大盜未殺人。止

未殺財而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主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謂減一等

徒刑獄詞上中有立決。立時斬首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謂不

刻留也。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倉庫法應立決。獄具矣。獄詞已具胥某謂曰。予

與我千金吾生若。若即汝也。言可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

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此即偽詐之章本。不易侯奏封時潛易之而已。然則

欺主讞者。主讞即指刑部長官必知之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言主讞者出矣。刑情

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主讞

胥察罪亦須罷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橋。呿音

失察罪亦須罷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橋。呿音

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即前篇所 羈。候。羈留也。時。方。冬。停。遣。雖謂

不發遣戍所也。時。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謂繕具呈狀求仍 至。再。二。不。得。所。請。悵

然而已。○以上述囚與胥卒表裏為奸

第四十七 江浙兩大獄記

全祖望 字紹衣，號謝山，清浙江鄞縣人。乾隆時進士，有

內外集

明相國烏程 江吳縣今縣 朱文恪公 按明史朱國禎，字文恪，又朱國禎，烏程人。天啓三年，拜武英殿大學

筆之 謂提舉 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為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干

金於莊廷鑑 陸圻莊氏史案 廷鑑家故富 廷鑑父名胤 因竄名已作刻之 朱氏子孫

補崇禎一朝事 中多指斥其短 昭代 指清代語

補崇禎一朝事 中多指斥其短 昭代 指清代語

補崇禎一朝事 中多指斥其短 昭代 指清代語

歲癸卯 莊氏史案云：事發在辛 歸安知縣 歸安為程同為清 吳之榮罷官 謀以告訐

歲癸卯 莊氏史案云：事發在辛 歸安知縣 歸安為程同為清 吳之榮罷官 謀以告訐

為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告其事於將軍松魁。杭州有駐防將軍。魁移於平文也。官文書致。巡撫

朱昌祚。朱牒之通稱。督學胡尚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榮

計不行。特購也。得初刊本。即原有指斥語之本。上之法司。即法官。清初以刑部。事聞。遣刑部侍

郎出讞。平議罪。獄曰。讞。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史案作廷月。字。黃受凌。遲刑。舊禮部侍郎李令

督曾音曆。曾作序。亦伏法。即謂誅也。并及其四子。令督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

歲。例得免死充軍。蓋功令以十六歲為成。丁。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其

供而死。此子孝義可傳。更語更慘絕。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應作文薦也。之榮素怨南潯市鎮名。屬浙江

吳興縣。富人朱佑明。遂嫁禍。史案作朱岫。廷鉞曾為岫力辨。無罪。陸女華記。則謂莊氏。誣報朱佑民。因莊索賄於朱。不遂之故。與此文少異。且

指其姓名以證。並誅其五子。史案作三子。松魁及幕客官府助理文。書者曰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

以入議。周禮秋官八職。親故。賢能。功。貴。勳。實。清初亦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北京也。

昌祚尚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即前次覆查之本。歸安烏程。此二縣。附本

為吳興縣。兩學官。據陸女筆記云。趙教諭名君。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即知

譚希閔。初。莊氏父子逃入太湖。未獲。譚守。等論統及既獲。放到。則已決矣。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府貳。清李煥。皆

以隱匿罪至絞。濟墅關在江蘇吳縣名權之義。貨主事初主稅之官吏也。清李尙白。

聞閩門吳縣城名。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買音古商人也。他出役坐其隣。一朱姓

者少待及書買返。朱為判也斷定。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此等項事。輾轉。

可見當時書買及役斬於杭。縣隣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謂充軍。

江等歸安茅元錫以史案傳之任。鏞字鼎升鹿門先生之孫也。方為朝邑今陝西令。與吳

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之參列校也。悉戮時江楚湖南兩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

又張文所列有蔣麟徵字西宿一字鶴文莊氏招之初不願就後為質所累竟及於難。

萬元又潘禮字力田章全血字元介一字真長南昌。刻工秋思草堂記云凡刻工釘書。

利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及鬻書者同日刑。而字參差錯落寫來不著一語。

有過之無不及。惟海寧今浙江查繼佐字伊璜即諸家筆記中所稱雪丐吳。仁和今。

江杭陸圻字麗京即著莊氏史案者其女莘行有秋思。當獄初起。先首告據秋思草。

在陸具際之首告。謂廷鑑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

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謂之獲如松。且畏之。榮復去。有言雖有冤者。

不敢奏雪也。沈痛極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以朱之產與之榮半給查陸范三人陸置京歎曰後仕至右僉都御史後載秋思草堂記云之榮以乙巳夏得惡疾骨存於牀肉化於地頭斷而死。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即登進士第也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俗名與

之有私。私通並去官遣戍。丁酉科場關節事遇赦歸入滇。即雲南受吳逆桂方開藩

南偽翰林承旨。偽者因吳逆僞故其官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

滇黔記聞。兩書極多悖逆語。謂指斥清也戴名世。字田有號獨夫世居桐城南山放

道碎文云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語多不遜見而喜之所著

南山集。今所傳稿所編補遺多採錄孝標所記事。尤雲鏢。先生門人曾鈔方正玉。亦

人為之捐貲刊行。謂出財之刊板雲鏢正玉及同官汪灝。休寧人朱書。字子餘劉巖余生

亦南山集有答余生書。世傳趙申翁所奏狂悖語。即指答余生書。然中王源。字或庵大

人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山集緣起都諫。都察院副趙申喬奏其事。字慎庵

發南山集。事卒誅。殺。九卿會鞫。相棄而擬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音期後即凌行

大辟族皆棄市。在市斬首曰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謂男子未滿十六歲，女子未滿十歲者，例得免死，發給邊人為奴。朱書王

源已故，免議。尤雲鏐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罪論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

名世之罪罪之。謂亦戴子登嶧雲族子孫世樵一並斬。方氏有服者。凡服有五屬，謂

相闕者皆坐死。且剗。音銜，斬也。孝標尸尚書。六部也。韓莢。字元少，號華廬，清江蘇長洲人。侍郎。六部之

士麟御史。主諫之官。劉灝淮揚道。古觀察使，清為分巡道，巡察淮揚二府。王英謨庶吉士。翰林汪份。字武曹，涇州

人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降官謫也。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成。謂編名入兵籍而遣戍於

邊也。汪灝以曾。平聲，已也。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謂編入八旗籍為奴僕也。尤雲鏐方正玉免

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黑龍江省東三省之一，以邊遠為罪人謫戍之所。韓莢以下平日與戴名

世論文牽連者。因論文牽連，即集中有書札往來於悖逆語無關係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擬重法，用刑特

減輕一等。故曰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按南山集年譜，康熙

十二年癸巳二月初十日，先生被戮。○以上敘獄事始末。

右兩記皆清代文字獄之慘劇，合方氏獄中記觀之，生今思古，能勿慨然。

第四十八 先此事略 ○文為傳狀類之一體，或曰述或曰狀，義皆相通。

先妣

禮記母曰妣周孺人弘治明孝宗元年二月十一日一作二十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

女淑靜

名淑靜者大姊也期音基周年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一人成未期而不

育者

應小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也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功之生也

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

音速嬰蹙蹙眉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因每年胎孕因求

二過孕之法故老嫗以

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惟貝類一稱曰螺貝使人胎消勿示孕

婦云云見李時珍引相貝經意

里俗傳必以田螺可消胎故盛諸

數矣

下無八字孺人舉明文在之盡暗也啞不能言正德明武宗

三日孺人卒諸子見家人泣則隨之泣

小兒見他人泣則從然猶以為母寢也不知年

有此情景妙在真率寫出

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俗稱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

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所不可也以上逃母死情狀下方轉入平生

孺人諱桂

明文在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即山

東南三十里由干墩浦而南直橋

謂南當橋之路明並小港以東以東地也

居人環聚。盡周氏也。蓋聚族而居。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言以資財家雄於一鄉也。敦尙簡實。言其敦重。

實朴與人媁媁。媁媁之假借字。漢書東方朔傳注媁媁言語順也。說邨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

橋則治木棉。謂歸寧母家。則紡治棉花。入城則緝繡。謂緝緝也。連緝也。蓋接續之使成長繡也。注燈

火熒熒也。火光也。每至夜分也。半夜也。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去聲音義。孺人不憂米鹽。衣食

乃勞苦若不謀夕。言其勤。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以炭爲屑和水作團。曝乾。累累

暴階下室靡棄物。室中無棄物。家無閒人。人各治其事。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大者能行故攀衣小

而僅能索乳。者僅能索乳。手中紐綴不輟。兒女雖多手中仍治針線不停也。戶內灑然也。有秩序不亂貌。遇僮奴有恩雖

至笞楚。以竹木擊人。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言不家中人

聞吳家橋人至皆喜。寫家人性情逼真。有光七歲與從兄弟。伯叔兄弟。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

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言母教養嚴不令一日孺人中夜覺寐促。謂寐而有

光暗誦。即背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不合也。有違忘字。乃喜。以上敘母在時瑣

語無一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音阿。羊狗發生之疫病也。漢

其能傳染。故下舅母卒。四姨。母之姨。歸顧氏亦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楨... 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
官弟子入泮稱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
婦泣。先生自言追惟也。追想一二彷彿如昨。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其他多不記憶世乃有無母
之人。至一句絕痛非情天乎痛哉。後事沉痛異常

第四十九

瀧岡阡表

瀧岡地名。今在江西廬陵縣。去水豐縣約一百二十里。墓道曰

歐陽修

見第五十一册

嗚呼。惟我皇考禮記曰崇公。先父賜壽崇。卜吉地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先提擊大綱從緩待字中生。出文字。情修不幸。生

四歲而孤。死父太夫人守節。不嫁。自誓。世傳歐陽母盡荻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長育成

聲。以教。成人俾也。至於成人。節撫孤之苦太夫人告之曰。此下俱汝父爲吏。廉

而好聲。去聲施與。施財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阮籍詩云

孫。蓋恐累子。孫失德也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無一壠田之植以庇。而爲生。作一十四字吾

何恃而能自守耶。○反句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待字於汝也。○道下文能義

曲婉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筆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

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以上提出能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三年

已除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時也御進也。酒食

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淺語寫精意正是敘事吾始一二見

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偶然言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只用一事吾

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此段承上能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

書。○即獄之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謂罪當死我求其

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已盡彼罪雖遺不可得則我心

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既以求而可得減免則不肯

不盡心死者能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謂存心欲為人於死然猶世

人不仁。○不肯存心直是常求其死○回顧乳者。劍○曲禮鄭注挾汝而立於旁。因指而

歎曰。術者○即俗稱者謂我歲行在戌。○達建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淋

後當以我語告之止此。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之極。然焉。故能

詳也。所謂知其一二。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句更妙。其居於家。無所矜飾。矜持文飾也。即謂無

所作。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此段承上必將有後句發揮事實。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凡要也。純於孝利。雖不得博博濟衆

意之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兩段。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以上並修泣而志

之不敢忘。此上就母言。表父生前之行。為着眼孝仁二字。昔賢評此。母之言。先公少孤力

學。咸平宋真宗三年。進士及第。為道今湖南判官。宋初宰相出典州曰判。其泗今安

縣。綿今四川二州推官。事理刑之官。又為泰州今江蘇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

岡。見注。太夫人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

縣。今湖南宜太君。進封樂安。今安徽霍安康。今陝西漢彭城。今江蘇三郡太君。叙太

氏族律爵。其二封皆崇公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

不能苟合於世。言中却已儉薄所以居患難也。舊評云。崇公事想不及知。若魏國則

能得此段之德。漣經管處矣。其後修貶夷陵。今湖北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

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上述慈訓止此。○以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以

下總敘家世恩榮。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但直敘履歷。而

在二始字一途字與上文有待相呼應。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宋官掌制諸等。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

宋南京。今河南南邱縣。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官署之舍也。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非之

才。入副樞密。為樞密副使。遂參政事。參知政事副宰相也。又七年而罷。○自敘歷官為下文贈封之

應得宜以上。自登二府。天子推恩。○先將罷字職住乃重提二府。○詳載年數與前六十年相

宋仁宗年號。以來。逢國大慶。即皇室有喜慶事。必加寵錫。加官號也。皇曾祖府君。○祖考不填諱。祖妣

此體例當注意也。累贈言迭次所贈至今也。金紫。章服也。唐以來三品以上。衣裳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太師古三公中書令尚書令兼漢以來要職。宋以爲榮封銜。曾祖妣累封楚國

太夫人。女子封某國夫人。亦宋制。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

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

國太夫人。今上初郊。郊本祭天之初也。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以上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此亦無相礙太史公自敘而調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

時○應上文。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盛名雖不克有於其躬。未享

而錫爵受封。顯明榮耀褒賞。大實有三朝仁宗、英宗、神宗之錫命。身後實是足以表見於

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以己之泣，結果上文母訓，語語有計，對且不涉己之顯親。

乃列其世譜。歷為世譜，具刻於碑。一筆不可少。碑文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

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待字一振，篇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

少也。遭世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句有推崇先烈，其來有自。下○篇束

挺敢有勁熙寧宋神宗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對父母推誠保

德崇仁翊戴功臣。上宋因唐制，功臣有名號也。觀文殿學士特進漢始有此號，猶言行

兵部尚書。虛銜曰行，猶言知青州軍州事。實官曰知，事也。兼管內勸農使。兼職曰充

京東東路安撫使。奉使曰充。上柱國。宋制，勳官之最。樂安郡開國公。此爵也。食邑四千三百

戶。此封戶之實數。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此封戶之實數，猶古之采邑也。此宋制之已修表。列亦

○是有關係文字，以上總結。

第五十 祭十二郎文

軍一本作兄子也。介二子，長百川，次老成。起居舍人府參

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榜百川死公命榜歸後其祖介老

祭成死於江南○文體爲祭告類之祭文體

韓愈

五見第

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日季父即叔父因有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日乃

能者預伏下文所報日月不使建中饑人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有文苑此下

靈。○以上敘起嗚呼吾少孤。唐代宗大歷五年公父仲癩卒公才四及長不省所

怙。詩小雅云惟兄嫂是依。公兄韓會嫂鄭夫人即十二郎父母公幼中年兄沒南方。

吾與汝俱幼。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會人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與貶爲潮州刺史

從嫂歸葬河陽。今河南洛陽縣既又與汝就食江南。建中二年公避難零丁孤苦未嘗一日

相離也。○以上敘切之至吾上有三兄。長名會次名皆不幸早死承先人後者在孫

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承寫零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

此而已。○引嫂言汝時尤小。○從俱幼中當不復聲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

言之悲也。○記上憶中叙叔姪分出一層重吾年十九始來京城。貞元二年公自宣其後四

年而歸視汝。會與耶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會與耶又二年。吾佐董

彥。丞相。或有本字下于汴州。貞元十三年。董彥帥汴州。今河南會也。○與耶別。汝來省吾。止一歲。會與耶請歸取其

孥。與耶別也。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復會與耶不是年。吾佐戎。亦幕也。徐州。是歲。張

公為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貞元十六年。五月。張節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建封卒。公四歸洛陽。汝又不果來。與耶不吾念

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久會與耶嗚呼。孰

謂汝遽去。吾而沒乎。永別與耶吾與汝俱少年。上承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

汝而旅食。就食。族居京師。以求斗斛。說文。斛。十斗。今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去之公相。

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不可。每語正痛語。亦以上追憶離合不常。卒去。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不可。每語正痛語。亦以上追憶離合不常。卒

名郊。武康人。善詩文。與賈島齊名。稱郊寒。往。時為深為。汝公引為忘年交。公集有書及贈序。往。時為深

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舊注云。文用助字。柳子厚以為論當。不論重復。如檀弓

齒牙動搖是也。六一。文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

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即無窮也。句起下文。孰謂少者沒而

長。上者存。彊者夭。曰。天折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上承

出一段疑信倘恍光景下 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純粹而不可蒙

其澤被先人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上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此段從

是陪 筆 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家人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

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隨湘轉此段從

疑轉到信 是正筆 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於天與神與理哀傷之至也。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

而落矣。仍用覆筆層層收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東野書

一段說到已身亦切。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首若

則不久與耶復會若無知悲日無多而不悲也。汝之子謂始十歲。他本作一歲考異云

也。涉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矣。按考異說為長今從之。吾之子謂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

可冀其成立邪。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登四年第。進士。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

云。比去聲近得輒脚病。病時脚頓浮腫江南往往而劇也。病甚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

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不至嗚呼其竟以此而殞音死也。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

乎。○仍用疑語是遺道聞訃口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上一句接無痕東野云汝歿

以六月二日。○一耿蘭之報無月日。○一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

稱以應之耳。○寫月日恍惚支離其然乎其不然乎以上敘病歿訃告情事參

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家人生計因在死者敘述彼有食可守有衣食可

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謂不待喪期之終可

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墓穴然後惟其所願。○此皆

處置其身後用慰死者之心○嗚呼而盡直至其有極止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

不知日。○承上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音貶去聲

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自責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

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

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至此止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宕下

文當求數頃田○百畝之田於伊潁。○二亦名伊水源出河南盧氏縣東南東北流至偃師

縣城南入洛河潁水源出河南登封縣北之少室山

東南曲折流至周家口與滎陽東南諸水合至淮陽縣南境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
 又分二支曰滎河曰沙河又東南至正陽關東北與淮河會
 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響○祭文之末例用此二字即庶幾來響此祭云云也
 哀痛之餘復作愴怛之嗚呼哀哉尙

第五十一 義田記

錢公輔

字君倚宋武進人少從胡瑗學舉進士英宗時上治平十議神宗時入知制誥後與王安石不合出

及江寧州

范文正公蘇人也

以名治天下為己任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買田千畝封楚國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

者皆施疎則必擇賢者咸施之一篇之綱為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

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

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

四一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二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

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

之收給其所聚。所聚人口沛然有餘而無窮。給之法分屏除也。而家居俟代者。

失職居於家以與在所聲音預亦焉。仕而官者罷其給。既仕而得官則有祿入不煩再

備法始此其大較也。上歷述分給法初公之未貴顯也。言幼時嘗有志於是矣。

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拍合未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慶曆二年公出為陝西路安

知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言公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

之存也。皆公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

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讀此為文中前後再徵引古今發揮

平法以上叙公平生。昔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相齊敝車羸馬。狀其節桓子曰。田桓子

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同享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

者。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僅免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特周恤如此而

為隱君之賜乎。彰也。表示君之賜乎。待桓子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原書稱

白者猶今俗言罰酒也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文極映宕三人

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伯叔諸姑姊妹之屬次母族舅及諸母之屬次妻族

內外兄弟之屬及而後及其疏遠之賢上文就晏子所言暗應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見孟子盡心篇晏子為近之謂其有等級次第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

遠舉又疑過之晏子規模遠舉又疑過之而范公置田贍族施及子孫嗚呼世之都也居三公

公古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位享萬鍾鍾古量名受六斛四

之多也祿其邸第之雄也車輿之飾文飾聲色樂女之多妻孥妻之富之厚極言富貴

態狀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絕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此節指最高

與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去聲之充倉廩稍食皆奉養之厚亦非不能止乎一已

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盛水器為溝中瘠孟子曰老弱轉乎溝壑也者又豈少哉况於它

人乎此節言位置稍卑而向是皆公之罪人也無限概嘆以上嘆近事贊公

公之忠義滿朝廷括大事業滿邊隅括行功名滿天下括勳業後世必有史官書之

者予可無錄也於起手處張大之今只於結尾略帶高絕必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

云以記遺傳世人為法

及名物解之辭文賦不同始於東方朔略難辨子雲行解

皆韻文也

韓愈見第五

國子先生

元和七年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晨入太學招諸

生立館下

設辭招諸生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遊戲行聲成於思毀於隨因循

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

謂聖君賢臣相逢政治之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去聲占同佔小

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即下不明不陡然四句爬杷音羅搜羅剔抉謂搜取刮垢

磨光謂造就

蓋有幸幸字最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

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張本四句為通論言未既未盡有笑於列

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時一作本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玄此幽深也提要鈎貪多

務得細大不捐

多學而識本末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謂夜以繼日也先生

之業可謂勤矣勤於己業觝音抵排異端攘斥佛老

異端括各家異說之背儒者

邪說也補苴罅漏直所以藉限也俗謂觀猶言補觀張皇幽眇幽眇隱微也凡隱微之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承補苴張皇而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語

謂聖道如海異端如狂瀾先生實障百川而使之朝宗於海也先生實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勞於第二段言沈浸醲郁

言沈浸於含英咀華讀其義而含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姚姒虞舜之

之姓謂舜禹之書也揚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周誥謂大誥酒誥康誥洛誥之屬殷盤

也信屈聱牙狀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左傳釋經虛浮誇大易奇而法易之變易甚奇

法詩正而葩詩之義理甚正下逮莊騷莊騷離騷太史所錄司馬遷子雲相如揚子雲司

同工異曲猶樂之同工先生之於文可謂閎也中寬其中而肆放其外矣文章之表見

解三段俱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通於方法左右具宜先生之於人一作可謂成

矣成立此四眼解為人成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音拔前寔音至後

風云狼跋而跋其胡載蹇其尾注謂胡為老狼領下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十九

年公為監察御史三年博士冗不見治教東郡三歲始即真也舊傳作三為博士達訪求公

貞元十八年為四門博士元和初自江陵掾處入關散國之地不足自見治才命與仇

謀取敗幾時。言命者與仇敵相冬暖而兒號。哭平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草木無

似之。重頭無髮也竟死何裨也。裨益不知慮此而反以教人為。效果然而一感能精能成之無

之不明。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萌爾之樑云細木為桷。音角。椽也。春樽楹侏儒。

椽闌居榦。橋音滿。短柱也。櫛音盧。柱上拊侏儒一名。說論語山節藻梲是也。或作株

料之。旁木皆水。各得其宜。施以成屋室者。匠氏也。木工之工也。匠用水無論。玉札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玉屑一名玉札。音勺。生藍田山谷。丹砂。朱砂也。赤箭。生

虫毒。見本草。三者皆賤藥也。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貴賤。論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持明公之道。登選人紆餘為妍。曲有餘。或作好。徐卓犖為傑。直

道者。萃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比較。短長。求宰相之方也。宰相用人。短論。智之巧。昔

者。孟軻子。即孟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引。荀卿宗王。或作大論以

興。或作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趙人。齊襄王時。為穆下祭酒。澁。譏。趙。春。申。君。以

今山東嶧縣。非南。是二儒者。吐辭為經。業。精。舉。足。為。法。行。成。絕。類。離。倫。優。入。聖。域。括

上文。其遇於世。何如也。結。東。下。轉。入。正。文。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

不要平聲得也。其中去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四句解前。猶且轉。

月費俸錢。歲靡廩粟。不可謂不。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去聲。徒安坐而食。有祿。踵

常途之役。隨俗無。窺陳編以盜竊。盜竊舊章。然而轉。聖主不加誅也。宰相不見

斥也。排斥。非其幸歟。幸其遇世。動而得謗。輒得咎。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不見治。乃分之

宜。謂得謗與閒散亦已分所應。若夫商財賄也。祿利。之有亡。無計班資也。秩之崇庳。位

也。高卑。忘己量。己之分。之所稱。去聲。適指前人。暗指執政者。之瑕疵。謂不公。是所謂詰

匠氏之不以杙。杙音亦。為楹。柱也杙小楹大。而訾。音支。醫師以昌陽引年。即菖蒲

年。欲進其豨苓也。一名猪苓。主滲泄。與昌陽補益。延年之劑。適成反比例。喻占定身

作分。末句掉尾拖前。結耐人尋味。

第五十三 天說

柳宗元見第八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借昌黎之說引起全篇。今夫扶

人有疾痛事。一。倦事。二。辱事。三。饑寒事。四。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此愈激之

製之光細也。皆謂不得其本相也。倖倖倖倖同。衝衝。衝與。攻殘敗

撓。撓亦敗也。言互相攻擊。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撓。殘殺又互相敗撓也。

上起。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音迫。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

故為是呼且怨也。○坐實殘民者昌之說。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坐實俗民。故下文曰有激然妙甚。今夫人舉不能知天。

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如何。○賞罰回抱上文。昌映二字。一筆。

警揮天道奇絕倫。柳子曰。子誠有激。○結束上牛篇。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解陰陽亦不涉。是雖大無異。果。蔴。癰。痔。

草木也。○喻立意更超。譬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

有怒乎。○可以解就其所謂者。發揮不煩言也。天地大果。蔴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

木也。○起下文。不知賞罰。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既果。蔴。癰。痔。草木矣。奈何。尚望。

木也。○起下文。不知賞罰。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既果。蔴。癰。痔。草木矣。奈何。尚望。

木也。○起下文。不知賞罰。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既果。蔴。癰。痔。草木矣。奈何。尚望。

天者木所由生之理性者木所持以生之欲望故下文但言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性不必復釋天字○一篇主意提綱掣領只在此一文句

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實之也○舒展也○此四欲字即從木之性上體驗出來既然

已足○頓文勿動且○視暮撫勿慮已○伏下文去不復顧其蒔也下種也若子而致順天

置後○既種也若棄去○能勿動勿慮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借○第一段暢論無不活之理

樹性並承故吾不害其長上○聲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碩○茂字上不抑耗其實而已過抑

也損也○耗非有能蚤而蕃之也實○以反應上蚤他植者則不然能○一句申釋上言無心植者莫

心下言有根拳也而土易更○反舒字故土也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非○反過平字不密

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過○用恩太憂之太勤過○慮太且視而暮撫動○字反勿已去

而復顧慮○字反勿甚者爪其膚以指抓也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之皆太恩太勤

苗助長何異而木之性日以離矣性○複一筆雖曰愛之愛○字承之其實害之其○承害雖曰

憂憂○字承之其實讎耗○其實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如○第二段明上論種者莫能

種只淺淺說來至理已具論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當官而治唐人諱高宗治玉名故

亦通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令上聲為人者好聲去聲煩其令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內。下文語語從此中針對摹繪而出。且暮吏在官供職曰吏來而呼

曰。官命促也。催促也。爾耕助也。勸勉也。爾植也。種植也。督監察也。爾穫抽繭也。蚤抽繭也。繅抽繭也。而緒絲也。蚤抽繭也。織以

實而織成幅者。緯交也。而縷也。絲也。字乳子也。而幼孩遂也。生長也。而雞豚也。小豬也。鳴鼓而聚之。所以

警衆使之來賓也。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也。止也。殮葬也。養朝夕不暇食也。以勞去聲。慰也。吏者且不

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字。軒爽性也。耶。故病且怠若是。與。應上害。則與吾業者。其

亦有類乎。寫俗吏情弊。民間疾苦。可謂罕譬而喻。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

得養人術。一段。官理。傳其事以為官戒也。末句。始結出語極冷峭。

第五十五

毛穎傳

穎本禾苗。引伸為凡末銳之義。東毛而銳其端。謂筆也。○文體係傳狀類。而純用隱語。散言與柳子厚筆

不。厥傳又

毛穎假設為筆之姓名。者中山人也。本古國名。漢時有中山郡。惟方輿勝覽云。宣城縣有中山一名獨山。有白兔世傳為筆精妙。然則此中山亦假中

設為邦名也。其先明眎。同視。禮記云。兔曰明視。佐禹治東方土。因寅卯為東方之位。養萬物有功。因

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俗傳十二生宵卯屬兔。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承上十不

可與物同。當吐而生。謂之物志云。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已而果然。明眎人世孫讎。

奴鈎切。廣韻。兔子也。世傳當殷時。庚後稱殷。居中山。此即宣城中山。寶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

物。隱形術也。匿於光中。竊姮娥。夏時。后羿之妻。竊不死藥食之。騎蟾蜍。古稱月中有

也。入月。謂為私竊。姮娥騎蟾蜍而入月中。為神也。易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其

後代遂隱不仕云。頓略上文。居東郭者曰魏。魏音魏。國策淳于髡曰。韓盧天下壯犬

免。強於前犬。疲於後。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鵠宋之良犬。謀

而殺之。醢肉醬其家。先世作世譜。體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造故入正文。次中

山。此即指宣。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秦爵十一級。滴鞅所制。十與軍尉。尉軍中

連山。易有三。夏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兔無角。與犬

不衣褐。布之徒。缺口。兔之上唇甚厚。中有縱裂。而長鬚。八竅。生獨兔。雌雄者。八竅。按亦

言。而跌。坐曰。跌而居。獨取其髦。髮長。簡牘。書札也。竹牒曰簡。木牒曰。是資天下。其同書

禮記云。書同文。言天。秦其遂。乘諸侯乎。止此。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也。載穎。穎字

而歸。獻俘。俘以類為。於章臺宮。秦始臺。聚其族。而加束縛焉。製成筆。秦皇帝使恬賜之。

湯沐。封邑曰湯沐。○取毛為筆。而封諸管城。漢河南尹有管城。古管叔邑。今假號曰。

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以上敘入穎為人彊記。史記云博而便敏。給也。捷敏。自結繩。

則上古結繩而治。大事則小結。之代。以及秦事。歷史無不纂錄。集也。揚子有訓纂籍。即訓。陰陽。

卜筮占相。占驗。醫方族氏。即姓。山經。脈。地志。字書。圖畫。九流。流派也。九種學派也。

名墨縱橫。雜。百家。天人。人道之書。各種學藝。皆。及至浮圖。佛。老子。道。外國之說。皆所。

詳悉。言俱能。又通於當代之務。時務。官府簿。凡為冊籍。隨時登記。書。市井貨錢注。

記。即收支等簿。惟上所使也。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少子。丞相斯。中軍府令。

高。趙。下及國人。無不愛重。此筆重。又善隨人意。如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

廢棄。終默不洩。謂輟筆之後。所纂錄也。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故筆不喜之。然有。

時須草露布。行軍。累拜中書令。本官名。假設為穎之官。與上益狎。親暱。上嘗呼為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史記始皇本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

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照書也。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漢唐。

辭問。製墨有名。故云絳人。墨取陳。宏農陶泓。硯。此宏農郡名。漢武帝置。今河南。寶。

縣及會稽褚先生褚取同楮褚可造紙故借也友善相推致相推重而致身也其出處必借

今人謂之文房四寶。上召穎三人者。即陳玄陶不待詔。即詔書輒動輒俱往。上未

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謂用筆也拂拭之。謂以筆拂拭也因免冠謝。謂筆頭上見其髮禿

謂筆久則毛禿。又所摹畫。用筆書寫時之勢不能稱聲。能聲上意能應手上嘻笑曰。中書

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或作今不中書耶。極行文之樂事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用筆至禿心已盡矣因不復聲。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

處中國夷狄。謂無論中外皆有文筆皆冒管城氏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歸結

以上敘穎之才能及品學行誼。語皆雙關。雖屬游戲。一筆不苟。

太史公傳體用史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聘者。音也。

左傳。魯公二十四年。富辰之言。四國名。戰國時有毛公毛遂。信陵君客有毛公薛公平原君。客有毛遂。曾自薦於平原君。以上引諸毛作實。

獨中山之族。折到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盛多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預杜

左傳。序云。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句。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

姓之毛無聞。法全學太史公穎始以俘見。謂獵章台宮。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

與有功。○應天下其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毛穎○穎文氣深厚。簡永有味。非

第五十六 捕蛇者說

柳宗元見第八

永州

今湖南零陵縣舊永州府

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

黑體而白文

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

○先寫蛇極毒。然得而腊。肉也。昔乾之以為餌也。藥餌可以已也。治也。大風。皮膚病。攣。蹠。音暗。伏下文毒字。

宛曲也。不瘦癘。音頰。惡創。去死肌。肌肉之殺三蟲。三尸。其始大。大醫。朝廷設醫院。以能伸也。

名曰太醫院。其醫生曰太醫。為君主治疾者曰御醫。以王命聚之。之於民間也。命取歲賦其二。每年募有能捕之

者。當其租入。謂作為租稅收入。既永之人爭奔走焉。○以上敘緣由。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

○入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

者數矣。音朔。屢矣。言之貌。若甚感者。婦人篇。伏結筆。山余悲之。且曰。若毒。○毒字者。賦。伏結筆。

之乎。余將告乎蒞事者。更聲。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蛇之役復汝輸納之賦。免為

所斃。蔣氏大感。汪然流淚。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

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猶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幸此嚮吾不為斯役則久

已病矣。假令從前不為捕蛇之役則久已受病不能生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

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窮迫也其地之出。田產也竭其廬之入。屋中蓋藏也號呼而轉

徙。迫於賦斂而遷徙他處也飢渴而頓踣。同仆因奔走致繼渴而傾跌於地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氣促而求伸也癘疫

也。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枕藉言尸之多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

也。病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枕藉言尸之多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

焉。三○應前文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二句收上轉悍吏租之來吾

鄉叫囂。呼聲喧嘩乎東西。絜乎南北。諱然而駭者雖雞

狗不得寧焉。○追呼之擾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蓋蛇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寫有蛇則不受追呼與謹食之。○養也之時而獻焉。

及其時獻之官府。○當租稅之值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不復為租稅所迫故得退而甘食以盡吾

齒。○年也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樂也豈若吾鄉鄰

之旦旦有是哉。○言犯蛇毒而斃死者一歲只二次非若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

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言雖終死於蛇而較之呼應。○毒字呼應。○以上借蔣氏言極寫賦斂

之毒情。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禮記檀弓云。孔子過泰山。曰。側有婦人哭。○毒字呼應。○以上借蔣氏言極寫賦斂

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始出主意。夫子吾嘗疑

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引證。○絕對。○鳴呼。孰知賦斂之毒。○再提。○有甚是蛇者乎。○句結

出正。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故以人諱太宗名。風者得焉。以上

第五十七

齊處士言

袁

皓

累字退山。唐宜春人。博學能文。歸宗成。通開。舉進士。集道林士詩書三十卷。

齊祖受宋禪

齊祖姓蕭。名道成。字紹伯。自祖居晉陵。武帝而立。順帝及破袁。因廢帝自立。即齊太祖高皇帝是也。大宴卿士。顧謂丞相。射王儉時當丞相位。曰。

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謂羣臣非專為羽翼。一已

也。正稱。願自。然予不敢易。去聲。輕。時玩日而侮器。帝位曰大器。猶。使不逾十載。致黃

金與土同價。此齊祖自道其志。願也。言十年之後。生。朝臣稱賀。齊祖既為此求治之。故

賀得聲也。內外誼歡。快喜相聲。相聲也。日走天下。言此語流傳人人皆喜天下將大治道。

齊封父音甫。封氏之丈人。或曰守封人。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

捨虎逢狼。改時而亡。猶言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

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齊祖極得意之語。衆人極信仰之意。忽然一駁。便倒。奇。君

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坐誤。以己所知的齊祖似是而非之治道。正

也。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即就土發議。在於民阜也。而國殷也。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可貴

土有鹹鹵。地之斥鹵可資鹽者。如山。四鹽池之類。鹵同鹵音魯。民時而煮。土可貴土有禾黍。穀未去稿曰禾。禾

民時盈庾。倉積米者。土可貴者三。金玉在山。土可貴者四。桑麻在原。土可貴者五。聖人不禁。無私無

官。鹽稅之設。自春秋始。官鐵自漢始。死者有土。生者有田。死者有土可耕。歸。聖人樂音洛。而百姓同。百姓

憂而聖人然。言百姓憂而聖人先憂之。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案開阡陌。令民占田。又設

法。令民病苦。至今未痊愈也。漢土既廣。百姓饒矣。言饒裕矣。○反宿一句。百姓土地之

利。百姓莫時而窺之。謂百姓時窺有土地也。金玉在山。鹹鹵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

此接鑷鐵專賣之後。取者有禁。小民往往以私。生無土而何以田。小民往往無力。自

已而歿無土而及乎泉。言無地也。生則稅蠹。國稅蝕民。而郡蠹。郡守如食。邑尅而吏齧。邑令

加以尅削追輸吾視宋人之貧久矣。言宋人之貧以該前代之貧。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指齊祖。齊苟

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勿苛斂。貽民之利。勿禁遏。知百姓貴土於黃金。百姓能知

視土貴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以上處士正論。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

以處士所言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謂急提挈吾身入於刑戮也。蓋執政

父勿施。吾將狂。謂封父勿布吾言。吾將伴狂以避世。以上處士高蹈作精。

右二篇皆借端諷刺時政。讀者當求其微旨。

第五十八

岳陽樓記

舊樓在湖南岳州府城西門上。今巴陵縣治。

范仲淹

見第五十一義田記文中。

慶曆宋仁宗

四年

春。滕子京

名宗諫。宋仁宗明道

謫守巴陵郡。

越也。

明年。政通人和。

政治通達。於此興修也。

百廢俱興。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

謂增廣其舊制。

刻唐賢

今人。指宋人。

詩賦於其上。

屬音竹。

予作文以記之。

以上先叙作紀緣起。

予觀夫巴陵勝

狀。在洞庭。

湖在岳州城外。詳見第一册第二十三許孝子傳文中。

一湖。

一旬立柱。意以發擢。

銜遠山。山在水邊。恍如水勢銜山。

見其人。如嗟乎。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仁人之心。一段。正而轉起。古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喜與上悲。居廟堂之高。進而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退而則憂。

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少與悲。喜引出憂。樂而憂。樂頓殊者。不樂。其

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乃於此發之。憂樂俱在。天下正。是以自勉。今

己悲。意不以。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斯人。即指古仁人。結句。一往情深。以上發。時六年

六年。即慶曆。九月十五日。

第五十九

器物銘

也。凡器物皆爲之銘。類多韻語。或施之金石。祖

王

禕。字子充。明義烏人。太祖取婺州。徵武起。與宋濂。諭

往雲南。爲元臣。脫脫所害。建文中。贈學士。諡文節。正統中。改諡忠文。

古之君子。於凡御用服事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爲文字。以刻於器。或以自警。或

用之。器。秦漢後。或刻於碑。日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勉也。則進德修業。易曰。君子

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禮記。篇名。宋朱子爲章句。以所載湯之盤銘。銘曰。苟日新。日

大戴記。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記以列於其從子戴。世稱大小戴。戴德。記八。及金匱陰

謀世傳太公所作所載銘文與所載武王器械諸銘凡席之四端几盤盥盤檯杖帶

是也。以上述古予因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為之銘。點非敢貽留貽於博雅博

雅。大之君子。蓋庶幾平聲近動作凡器物皆與人之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二十

首。以上叙

冠銘物而居人上故列第一

爾形之端。爾即指冠設為親之故居我元。我對爾之我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愆過

皆含。有此二義。或上一句。或下一句。讀者當自味之。下文做此。

佩銘佩玉也古之君子必佩玉或容臭或鱗鱗繫

動中聲。規矩。禮玉藻云周旋中矩鳴中律呂。禮玉藻云然後玉鏘鳴也律呂音調也律有

六。曰大呂。夾鐘。仲呂。鐘。南呂。應鐘。庶其為予輔。庶幾也。輔助也。言佩玉有規矩律呂之準的。庶

履銘履也俗呼曰鞋亦切身之

義之趨。孟子曰義路也又云義人信之踐。不踐約履也故取乎信毋蹈非。非亦踐之也

義之趨。孟子曰義路也又云義人信之踐。不踐約履也故取乎信毋蹈非。非亦踐之也

止也。詞毋。毋臨險。臨亦懼也。險危險之地。禮記云。率子皆不是也。○孟子上云。四句皆名不器立

與自警

枕銘。臥時。藹首之具也。俗呼枕頭。較切。身之冠。枕銘。臥時。藹首之具也。俗呼枕頭。較切。身之冠。

體木而圓。者。枕以木為圓。於以警吾昏。用圓木作枕。然睡則欲由是得。名曰昏。體

石而方。枕就枕體有二。而分言者。石於以安吾常。安吾常。度也。○以上四句分兩段。每

因枕有木石兩體而分也。

席銘。藉為之。晉人坐臥之所藉也。以藁藉為之。曰席。

我身之逸。逸安。助用之藉也。爾以為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詩云。我

不可卷也。文即用意。言我心平直。不能如席之任意舒卷也。○以上二句名器。二句自警。

衾銘。大被也。俗呼曰被。衾銘。大被也。俗呼曰被。

舉而施之。施用也。展也。平時衾皆庇乎一體。庇即覆也。但苟能推之。推廣之也。即孟

以保四。覆轉乎遐邇。禮記中庸云。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轉衣被著生意。白樂天有

句云。安得布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此風趣。○以上二句名器。二句自警。

帳銘張也。張施於牀上也。俗呼蚊帳。蓋夏季實以拒蚊也。

起處毋溷起臥起處。匪臥也。溷。亂也。言起處。則垂帳不可亂也。言起處。則垂帳不可亂也。言起處。則垂帳不可亂也。乎而於乎而。語助詞。詩云。俟我於庭。乎而亦疊用。三句。褻不可徇乎。

而徇。狎也。徇。同徇。謂以身從物也。如徇狎。褻也。隱顯公順乎而。公順。言無容心作偽。而。徇名皆是。言不可恃。帳隱蔽。遂徇於狎。褻也。隱顯公順乎而。公順。言無容心作偽。

乎大。公。而。順。也。獨不可慎乎而。帳中獨處。上四句。亦每句。雙關。舍意與履銘相同。其。

箭銘編竹為之。方者曰箭。俗呼曰竹箱。以下之物。去身又稍遠。故次於後。

非義勿納箭所以藏衣服。或儲貨物。故於人之取與。非禮勿發。與君子進禮退義。故出。

也非禮所當與。則勿出也。孟子。達伊尹曰。非義非道。一介不以與人。○以上二句。亦每句。雙關。同上。用簡捷法。變換。

施銘衣架也。古稱施。音移。

布帛大素布。麻與棉所織。帛。絲所織。而皆無文也。其尙親附。相親附。附。可也。錦。雜色。織。

五采備及以絲謂通作楚。詩云。衣裳。體。刺成者曰繡。謂通作楚。詩云。衣裳。體。如之何弗拒也。謂勿以入。施。句。開。絕。

成文。各有自譬之意。又一種變換句法。

鼎銘古器。三足兩耳。以金類為之。其大者為傳國寶。及祭器。又為食器。

鉉有金玉易鼎卦云。鼎玉鉉。享受福矣。享。以養聖賢。是以享上帝。而大。或折爾足。覆公。

也。德之臧也。善名乃長。益也。○其人之有善足述。其名乃可久。長。否則金玉之印。何

觚銘。音孤。簡策也。古人用粉牌記事者。猶其遺製也。亦治

以此書文。常思。明。則思不滯。以此書事。常思。平。則情不乖。以此書獄。常思。生。求其獄常

公。即歐陽公。濶。岡。阡。表。崇。以此書財。常思。輕。計財之出納。雖亦書之於觚。而常存母苟

知此句。主非義。勿取。絕非揮霍。濫用意。○以上平分四段。每段二句。各以一句名器。一句自警。又是一種文法。

琴銘。寸。樂器。伏義所作。古為五弦。後用七弦。長三尺六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禮云。樂所以防其淫。又琴操云。伏造化。物之理。曰造化。萬之妙。以鈞

其深。謂琴音之妙。通乎造化。由鈞索深隱。則鈞取其理也。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用論語。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操孔子有將歸操。猗。幽。操。龜。山。操。又絕糧在陳。援

琴而歌。周公作越裳操。皆微乎斯音。若無此音也。曷以得其心。○謂何由得其心。傳也

一段四句。上二句淺。下二句深。各含名器。自警二義。第二

匱銘。藏物器之大者。以木為之。俗作

虛其中。其義同。有容。物能容。藏。維。能。容。久。則。充。○音積。久。則。儲。蓄。○自。滿。上。四。句。二。句。

名器二句自警然二義接
構虛句法蟬聯又是一格

榻銘林狹而長者謂之榻漢以前無榻故坐時皆用榻

坐如尸禮記曲禮云坐如尸立如齊疏云尸居神位視必端正也敬以持敬以持有弗莊者

人所非莊端莊也禮記云君子莊敬日強非勿是也人見吾弗莊必不以爲是也○

屏銘所以蔽也設於門之前後以蔽內外俗呼曰屏風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設屏用止可以蔽目蔽人而不可以蔽心蔽

互爲開合而兩句各用倒裝法上句自警下句名器又成一種變調

劍銘兵器也兩面有刃而銳其端可擊刺者也古人常佩之以自衛

水斬蛟鱷形似蛟爲龍類能發生大水實則穿山甲之屬也鱷爲爬蟲中之猛惡者

有鱷鱷魚文大約熱帶族有之名陸剝音國象犀高稱巨獸產南方熱帶地身長丈餘

產者以鼻送於口其牙長而堅可製器皮殼器犀較厚古人恆用以製甲印度蓋何不少忍

之以全物驅惡人少忍須臾以待物之自服可以保全物體亦仁人之用心也喻雖有

全已而語極仁慈先生慨然奉太祖命撫諭雲南即此用意不幸力道勁意所害至不能

而祖謂先生淵博不如宋濂才思之雄過之信然。

第六十 崇安新置社會記

朱熹字元晦宋婺源人讀書務躬行實踐從延平李侗學

與國程明道伊川二先生並稱四書集注等書

乾道南宋孝宗年號戊子春夏之交建寧指建寧人大饑年荒余居崇安開耀鄉名鄉知縣事官名

即縣知事也諸葛侯古者百里之國曰侯故隸縣令曰邑侯廷瑞名以書來屬音屬同義余及其鄉之耆艾十五

凡曰艾六十曰耆又稱左朝奉郎宋制文散官階有朝奉郎正六階分左右劉侯如愚姓名尊稱同上曰民飢矣。盍

為勸豪民富家之民發藏粟所藏之米下低也其直價也以賑濟也之劉侯與余奉書從事里人方幸

以不飢發粟是賑飢之始俄而盜發劫掠之浦城縣名與崇安接壤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

震藏粟亦且竭應發劉侯與余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縣令于府守府時敷文

閣待制官名宋制翰林官有數文閣學士其屬有待制等官信安宋縣名今浙徐公嘉古知府事南宋時屬建寧府

即日命有司管理人也以船粟六百斛前一見游派之本字同游谿山谿故上流谿源出崇安北

而來劉侯與余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在武夷山中以黃石築成故名步俗作埠水際也蓋

下歸籍民曰。於歸籍而布告之也。大小大謂已成丁者，小謂童穉也。仰食者若干約數未定之詞。猶言幾許人。

以率讀為律，一定之限制。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即指浦城，加寫二句，似

較前尤得力。于是浦城之盜。○回應浦城盜發。無復隨和。去聲，附也。而束手就擒矣。○以上敘第二

因之道及秋，徐公奉祠。宋制，官閑散及休致，皆使奉祠。如某官觀，以去而直敷文閣。

數在待制以上。士官東陽今浙江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前受賑粟，故

也。貯里中民家，將輦輦者，以輦人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豐年曰凶，不可

前料後或艱食。荒年則得無復再也。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粟留於本地。而上其籍于

府。言設遇凶荒，則以計數之冊籍存於官府。劉侯與余既奉教。○以上敘留粟備荒

之第一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山谷間小民。無蓋藏，掩蓋而積。新陳未接。新粟

接陳，雖樂歲也，豐年。不免出倍倍，加一稱。稱也，聲相也。之息，利也。貸也，借也。食豪右，富豪大姓也。南北

右族，言時當夏初，陳粟將盡，而新粟方種，農無資本，則雖豐年而食不足，惟有出加倍之利息，借錢於富家，以供食用。而官粟積于無用之地。

後將紅腐，粟積久受濕，則紅色霉腐。不復可食。言民困若此，而里中所留官粟，不敢擅動，反使

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每年收入一次。既以紓也，紓，緩也。民之急，又得易所以藏。換新粟藏

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出利息什二成之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議動此藏粟是則無人敢妄

多俾心取其息則粟益加也猶荷不欲者弗彊也聲勉歲或不幸小飢偏災也則弛也緩

半緩息之息大禘音進平聲也則盡蠲取息也不之于惠恩活生鰥無妻寡無夫者

塞入聲也禍亂原根源甚大惠也言小荒年則牛息大荒年則不取息因以救活貧

請著為例請以前法著明為定例也王公報也批答皆施行如章照所條陳之法也○以上敘規畫

倉之近因之已具是社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龍圖閣直學士也儀真縣名今江蘇儀徵縣沈公度繼

任也其之劉侯與余又請曰粟分貯民家蓋前此所謂留里中于守視出納不便地分

而支領不一則出納不便粟分請放做通古法為社倉以儲之唐詳下文始階不過出捐財

助事一歲之息官可辦官捐一年之利息也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此六萬蓋沈

助其役也工事于是得籍坂地名考年譜社倉立於五夫里黃氏廢地而鳩聚工匠度入聲材木

焉經始云經始勿亟也詩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為倉即儲三亭蒞事一門牆守舍

所以防無一不具以上敘社倉之成是第三層三司會計會計會計學書算者

俗呼董呼督也工役者貢士科名也凡貢士於國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

侯之官江西幕府。將帥之治文書者曰幕府。幕中賓友。余又請曰：復與得與。與得皆有力于

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宋制從九階也。琦。劉侯子名。嘗佐也。助理。其父于此。其族子右修

職郎。從七階同。名。亦廉平。不貪曰廉。公曰平。有謀。請得與并力。謂欲得四府以相助也。余言悉具書

禮請。禮請之也。焉。四人者遂皆就事。經理之得人。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成

何則。利若何則害。具為條約。列條文為約也。東。會丞相清源公。指趙公汝愚也。時為福建安撫使。出鎮

茲土。入境問俗。余與諸君因得具以所以條約者。迎白也。于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

教令也。古者天子之命曰詔。太子及王侯之命令曰教。宋制凡宰相典州所出令亦曰教。俾歸揭。揭示也。俗呼揭曉。之楣。俗於門上橫梁曰楣。間

以示來者。于是倉之庶。庶衆也。猶言各事。事細大有程。無論小事大事。可久而不壞矣。上。述

善後法程。頓住。敘事發出理論。余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音至。以待凶荒。積以待施。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凶荒。積以待施。惠注云。委

積者。陳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供之。所謂餘用也。而隋唐所謂社倉。書隋

又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鄭司農注。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而隋唐所謂社倉。書隋

食貨志。開皇十六年正月。詔秦壘等州。社倉。並於常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準上者。中。食貨志。開皇十六年正月。詔秦壘等州。社倉。並於常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準上者。

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漢書食貨志。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

古法之遺意。蓋宋時尚有此倉故云。然皆藏于州縣所恩。謂恩惠所及。不過市井惰游輩。以其地方多在市井

繁盛也。至于深山長谷力穡。出力耕田也。書曰：服田力穡。音喬。穀方收曰穡。田力穡。音音。遠輸。猶言販運也。之民則雖飢

餓瀕。與瀕同。引伸為迫近之意。死不能及也。謂舊股之常平義倉有虛文而無實惠。又其為法太密。防弊使吏官

避事畏法者。恐干駁詰則無事受福。視民之殍。餓死曰殍。通作李。浮。而不肯發。賑貸也。往往全其封儲。

也。前饋。遞相付受。謂管理之人先者付後者。受以此遞相交代而已。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警。量也。限也。商子

省也。問察。一旦甚不獲已。謂大凶荒。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粟久則成塵土也。壤。而

不可食矣。不復可食。句。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一筆然而未之有改者。

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雖字之根。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於

己之私利而不顧公益。如近年各處積欲謹也。其出入同于官府。如官府之法。則鉤校。索

而檢也。靡。當作。密上下相遁。以欺詐為能辦事。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指為法太密。以是

以難。着眼。之而有弗暇。無暇。爾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指發。慮遠。指留。之心皆出乎

法令之外。歸功太守及縣令。又皆不鄙也。吾人以爲不足任。必應三層情事。故吾人得以及

是。成立。結社倉所由持也。數年之間左提右挈。提與挈義近。凡挈之前進。挈。上說下教。大官

地方官遂能為鄉閭也。立此無窮之計。謂里中紳士劉侯等提挈官長安撫使及

窮無是豈吾力之獨能哉。表出自居功意。以上難。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

易者如此。迄於社倉之成。毋計私害公以取疑于上。一難。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

拘之。猶言小。如數公。指徐公嘉以之心焉。二難。則是倉之利夫豈止于一時。無窮。

其視而傲之者亦將不止于一鄉而已也。全可推。因書其本末。自終始。如此刻之石以告

後之君子云。結出作記正意。以上述社倉淳熙年號。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名

吳興晉仍之。隋唐曰歙州。宋改歙州。朱子婺源。朱熹記。

此篇條理完密、步驟井然、既注重社會公益、復可悟辦事法規、而學有根柢、胎息深厚、所謂應用文字、必以是為準繩、

